

破

孽
世
代
之
聲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台灣立報週日版 定價五十元

電話:2367116 訂報專線:2366221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報字第00五八號\中華郵政北台字第二七七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1996年一月十二日

第二
十
期

女節

姊妹們春天的逢場作戲

台灣酒黨腦震盪
烘焙美妖姬上線
果真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獎
黑色幽默的動畫天堂 — 東歐動畫
吳佬和他的石頭畫



第二十一期 身體的藝術的——去看妹妹演戲的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國外各地半年 1400 元，一年 2856 元。

POIS NO.20 1.12 ' 1996

02



世代異誌，同志異夢

——回應某些讀者與作者的一封信

夾縫於 1995 年與 1996 年的時間差距，在這幾期的《破週報》看到你們奮力演出不甚細緻的論述表演，不禁讓我這個愛好在網路上與沙豬或反挫聲音血腥纏鬥的人，感到異樣的趣味。終於，（內爆的）戰場也在這樣一個雜音繽紛的刊物上展開了。

首先，在《破週報》第十七期，讀者石育苑的來函讓我不禁恍悟，原來「自慰」還是令正常的、秉持「路線思考的嚴肅意義」的正牌左派人士難以容忍，而且還沾沾自喜地用來污名化在場談話的人。不過，石育苑選錯字眼、也罵得不著力（至少我並不覺得自慰低於任何一種情慾實踐活動）：與其說，世代誌異座談會在集體自慰，不如說是在各自「自衛」（捍衛自身的快感、慾望、理論、身份、生命情調……）！自慰較之於所謂正牌的異性戀性愛而言，自有其基進的戰鬥意象，實在不可能被粗糙地一筆勾消為純粹的負面指涉。

若說以石育苑的話來反問她／他自己，就算在場的來賓（包括我自己）都沈浸於自衛／自慰的快感好了，那麼石育苑的憤怒，是否其實就是覺得自己被剝奪了自慰的機會？再者，對於左派／邊緣的定義與運動策略先後的選擇，應該是每個參與運動者或論述者、基於自身的身分認同所從事的優先／次要選擇；何以說，性／別的戰鬥非得次於階級的？或者說文化的生活方式／戰鬥實踐，又何以被貶低到令石君如此不屑的地步？（坦白問吧：石君究竟在不爽些什麼？）

難道說，我們自身不是人民的一份子？我們不屬於群眾？石君的「群眾想像」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先驗／先於現實狀態而存在的藍圖，我無法幫她／他繪畫出來。不過，顯然石君的群眾概念至少不容許所謂的廢人、人渣等等孽／謔世代孩童或青年的戲耍與

戰鬥。是以，原來在場的、每個分屬不同階級／性別／族群的人士，一蓋不屬於「群眾」，連石君自己也儼然是自外於群眾之外的左派教主，振振有辭地訓誡她／他認為已經走調／逃逸於左派邊緣線上的子民。（其餘的回應，請參照郭丁元在《破週報》第十九期的回應〈「世代誌異」的攻防戰〉。）

同時，在誌異的世代，「同床異夢」的同志族群也出現了反挫的內爆現象。相對於台大的（男異性戀）社團「建國俱樂部」所導演的「強迫出櫃事件」，標舉著批判性同志聲音的讀者林則良，也以對於在「豚小屋」專欄中、紀大偉寫的對於金馬獎國際影展同志電影的觀感，提出近似新聞局電檢官僚單位苛待某些「不正當」電影的反挫責難。所幸，讀者林則良的標題已經寫出，這是一篇「非嚴謹的讀者投書」，但是先把漏洞說在前頭，還是避免不了被質疑。我最好奇的是，為什麼要做出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事？既要以上位姿態要求人家「請想清楚了再說」，為什麼自己的話卻一點都不清楚，甚至自相殘殺——既然沒有所謂的「同性戀電影」，又為什麼還要求別人去建設一個「同性戀國際影展」？以「做給我看看」的挑釁姿態，不嚴謹地要求一些早就努力在許多不同的場域從事同志運動的人，這樣的舉動讓我感到無比疑惑。

因為疑惑，我自己開始揣測：讀者林則良是否真的想清楚了，也許不是重點；比較可怕的是她／他所提及的兩種批評態度，正好是異性戀機制嘗試反撲的最主要策略之二：要嘛就權威地告訴我們，「別遜了，那有什麼『同性戀電影／文學』呀？只有電影／文學罷了」，然後再諄諄告誡不知好歹的同性戀者，少聾張了；要不然就說「你們這些躲在櫃裡的傢伙，沒有當人類的權利！權利（權力？）是自己爭取來的，要平權

就做出像樣的事情給我們（正常人）瞧瞧吧！」想想看，這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異性戀反動言述，發生於日常生活的每一個時間／空間座標，當然也可能發生於自稱是「從 1993 年開始編寫（金馬獎國際影展）特刊」的（支持）同志（進步）讀者。

然而，更加可怕的是，反動的言論有時並不像林君的那種混合保守異性戀機制的色彩，而是看似完全的（total）一網打盡。在《破週報》第十九期，王墨林寫的〈我們都是挫敗的正常者〉一文就是如此。無視於同志運動論述的物質基礎與現實脈絡，宛如在空中蓋城堡一樣，以宣稱「自命為異性戀的男女，其實與自命為同性戀的男女一樣可笑」，可笑地以為就此消解同／異之間的拉鋸、張力、權力結構、社會監控等等不同的資源配置與位階分割。如果說，王墨林真正地認識到這幾十年來同志論述發展的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與酷異論述（queer discourse），也許就不會如此無視於歷史脈絡地說「『0 號』或『T』」，都不能形塑出完全的「女」性」這麼獨斷的言論。當然，「女性」是不斷在論述／實踐中延異的身份，何以有獨斷的、本質論的「完全」女性？

話說回來，舉個讓女性主義者也會莞爾的例子來結束這封過長的信吧。當一個誠懇的男子對一個不斷遭受社會結構性暴力的女性說，「自命為男人的人類我，與自命為女人的人類你，都是一樣可笑的、挫敗的正常人。讓我們相互協力，幫助對方撤除腦海中的監獄，徹底做一個自由人吧。」試想看看，那個女性是如何回答的——

「不，謝了。我們同床異夢，還是儘早折夥吧。」

台北·洪凌



破週報是青年的租界，歡迎你來佔領。若是你對音樂、表演藝術、電影、美術、資訊……等有興趣，想要發表意見的話，請將稿件附上姓名、地址、電話、及身份證字號寄至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破週報）收

來函照登歡迎各位愛耍嘴皮、辛辣犀利、愛亂丟燒夷彈的左派新人類來稿，每篇以六百字為限。舉凡批評、讚賞、反對、痛罵、崇拜在破週報發表的文章皆可。舉凡對台灣社會主流但無理的新聞評論皆可。舉凡對媚俗世界或是前行輩的作法忍無可忍，皆可來稿，本報一經採用，絕不刪文。至於稿酬，可獲得市面上不易買得的破週報一個月份。來稿請寄至台北市木柵路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收，或傳真：2367674，或以電子郵件寄至 lihpao@cc.wjtc.edu.tw。無論哪種摩登形式，請註明（破週報來函照登）收。

來函照登



看 來這回，美國白宮沒得玩了，重施故技美國專利發明的、快被談盡的恐怖主義，以為換新場景，鎖定國際網絡，便可為恐怖主義注入新生命，延遲帝國恐怖人民早已不存的原因。可笑的是，台灣這個天天作著亞太媒體中心大夢的BBS 簇生島嶼，接到命令後，惶恐地重新學起網路安全與管制的討論，以避免台灣電腦王國美譽的毀損。

前陣子我們總統先生大談的媒體

自由濫用與遭受的人身攻擊，彷彿與這個事件唱雙簧，在網路族逐漸深信網路自由不可能的同時，雪上加霜，使得大家越來越相信「檢查制度」的必要，好萊塢的「網路上身」或是「超速快感」電影裡提供的想像力也加強人民對於電子網路犯罪的恐懼，接下來的戲，不難猜想，像德國佬的動作勢必越來越多，國家可名正言順的進入「自由區」，作互惠國交換條件，引渡罪犯，建立一套新的全球電子 FBI 體系。

不過，破週報才剛剛談到查巴達民族利用 e-mail 搞解放的前途，感謝美國，重新喚起世人對於電子郵件搞恐怖主義的信心，相信台灣

的「電子政治」hackers 勢必大為興奮，破解一兩套微軟的保護程式有何成就，要搞就搞大的，如果美國發明了恐怖主義以威脅國內的反對勢力，那麼網路族又何嘗不可藉機來玩玩這個假遊戲，使其由假變真，讓發明變成事實，那麼好萊塢電影裡提供的想像力才會讓世界變得有趣，這會是好萊塢提供革命世界唯一貢獻。

不搞電子爆破的正直的人大可到新聞討論區的例如 alt.politic.Clinton 裡大罵柯林頓，事實上，這個討論區從柯林頓難看的領帶、穿著、預算的專斷、希特勒式的馬克思主義和預測 96 年大選的失敗，精彩萬分，比暗殺精彩的多，也許總統先

生不要老叫幕僚上網，親自走走，那句老調牙的口號才不會那麼心虛。

如果國際網絡有其衆心所屬最後的意義——自由的話，讓我們看看什麼是網路自由吧，在恐怖主義、人身攻擊和匿名革命性格的電子空間裡，我們才好不同意逃離了國家的監控，使得革命的另途充滿可能。如果你不贊成異性戀挪用同志們的詞彙「come out」，以逼使同志們在運動途中先行曝光命短，那麼我們就更沒有理由贊成國家利用身份檢查來控制人們交談了，這可是我們花了幾千年的時間才爭取來的權力。不要讓這個台灣的新緊張變成人民的舊緊張。

一大鍋事

一月一日 -- 一月十日

表演藝術

■一月八日
鄭淑敏自許文化密使

上任剛滿一年的文建會主委鄭淑敏，在內閣總辭的敏感時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新聞局長的傳說滿天飛，甚至有人說她是最有魅力與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陳文西相比的國民黨文宣部門主管人選。不管她的去留如何，去年一整年以擅長舉辦大型同樂活動而沾沾自喜的鄭淑敏，在面對各種新職異動的傳言時，自我調侃地說，她當過兩岸「密使」，接陸委會主委不是更恰當，去年初該事件鬧得滿城風雨時，眾人尤記得她在立法院辯解得臉紅脖子粗的僵硬表情，如今卻只見她把它當笑話看，而她上任以來的確讓外人看了不少的笑話。

藝術

■一月三日
國家文藝基金會開張，要錢請快！

在今年上半年編列五千多萬預算的國家文藝基金會，由於補助辦法遲遲未定，故第一年作業將採行文建會代審、基金會付錢的權宜措施。門外是雕刻家朱銘、楊英風紛紛出借作品「充門面」，裡面則因人事尚未完備而顯得稀稀落落的國家文藝基金會，在草創時期，看來很像文建會的「驚世媳婦」。

■一月六日
范寬別出國，民衆故宮靜坐！

包括北宋范寬的「谿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李堂「萬壑松風」在內的故宮二十七件限展畫畫即將「出巡」，前往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展開長期的文化外交工作；這是繼高齡李總統南北奔波後，台灣再一次請出超高齡外交大使，從事外交工作。不過



■一月六日
古董國寶前衛拼貼

運送國寶出國與民衆的靜坐抗議，將使故宮獲得一批前衛藝術作品，成為一批新國寶。故宮博物院決定運送一批限展級作品赴美參展，引致一月六、七日民衆前往故宮靜坐，抗議博物院將易受損害的鎮館之寶冒險出國。靜坐現場充滿「喪權辱國」、「叩頭？外交？」等標語。據消息靈通人士指出，國寶出國，受損在所難免，屆時則可利用國寶之屍骸重新拼貼，成為一批新的拼貼作品。觀察家分析，故宮之所以堅持脆弱之國寶出國，與本世紀風行

圖/文 丘德真

一時之拼貼藝術崛起有關。如所指屬實，這將是中國藝術史的一項突破性發展。故宮如參與此項轉變，將可讓對岸之老共知曉，當年蔣公國寶運送來台是對的。消息靈通人士更指出，國寶赴美後之破裂屍骸，如結合日前靜坐群眾留下之標語進行拼貼，更能突顯此作品完成時，我國對美國唯命是從。如此該作品則成為一項批判性作品。這也是故宮缺乏之作品。因此群眾不宜反應過度，切勿因抗議聲浪過大，使得中國藝術史錯失突破契機。觀察家如此呼籲國人。

想想布西老爹都會在重要外交場合昏倒，國人不禁嚴重關切年事已高、閉關已久的范寬、郭熙...，是否會摔根骨頭、跌個跤？

媒體

■一月六日
公視籌委會「攤牌」

新成軍不到三個月的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決議，若公視法草案無法在今年七月前完成立法，全體委員將集體總辭。而主任委員陳其祿已提出辭呈，將由孫得雄接任主任委員一職。

■一月七日
文化紀錄片觀摩研習營

由文建會主辦的「文化紀錄片觀摩研習營」，一月八日至十三日在世貿國際會議廳展開。此次六天的研習營分為六個主題：「歷史與見證」、「原住民文化」、「城市景觀與變遷」、「傳統文化」、「古蹟見證與傳統建築」及「表演藝術」等，除分別邀請了英國、加拿大、巴西、法國、日本等各國相關紀錄片參加觀摩展，同時每個主題也聚集國內相關作品參展。算是相當難得的紀錄片觀摩展。

■一月八日
地下電台平反新聞局不痛快！

立法院教育等三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立委蔡同榮提案增列廣播法修正草案第四十五條「翻案」內容：「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第二波小功率社區廣播電台前，未依法架設電台者，不受廣播法罰款及沒入設備處分，已遭罰款者應予註銷，其設備遭沒入者，應予發還。」新聞局得知後，深表遺憾！

性別

■一月七日
私娼賣淫有刑，警員伴當嫖客無罪？

警方取締流鶯，是執行公權力，還是引人犯罪？萬華區警員取締連續取締到背景堪憐的街頭私娼，一為領有殘障手冊的斷壁女子，另一則是已懷胎九月的孕婦，兩人皆是為生活而被迫賣淫，不過，警方仍將之移送法辦。女人的可憐在此可見一般，而這些警察卻只能用無恥來形容，無恥的原因倒不是因為他們取締了這兩位可憐的娼女（又有多少娼女的賣淫不是「被迫的」），而是因為他們通常都伴裝嫖客，向當事人詢問價錢來騙人「上鉤」。反正現行法只處分妓女，嫖客無罪嘛！更何況每抓兩名私娼可記一次嘉獎，和樂而不為！？贊曰：「升官發財，也不是這種搞法嘛！」

音樂

■一月一日
保衛本國文化，法國電台向英語歌曲說「不」

對自己國族文化最驕傲的法國人，在流行文化上頗顯吃驚，終於採取立法途徑，規定自今年一月一日起，該國電台白天播放的歌曲中需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為用「法國方式」表達的，其中半數還需為新歌手的單曲。不出衆人所料，此一規定生效還沒幾天即招致來自電台、音樂界的強烈批評，認為此種配額限制的作法荒謬落伍。至於未來發展如何，咸信為任何憂心本國文化傳承者關切之焦點。

破週報第二十期目錄 女節 GRRRLS FESTIVAL

編輯區 DEPARTMENT

- 2 讀者來函 LETTERS
- 3 讀者來函 LETTERS
- 4 破論 THE POTS VIEW
- 4 鍋大事 POTS NEWS
- 30 報馬仔 POTS CHOICE

破專欄 COLUMNS

- 06 魔鬼詩篇
一下了一場欲仙欲死的玫瑰雨(下)
- 07 騷音流慾
一消音與造音的逆反高潮
- 08 惡女週記
一有鹿的森林
- 08 豚小屋專欄
一強悍而美麗：
女同性戀小說的「逆女」
- 09 NOISE
一轟炸爆裂中的虛無：
記 Merzbow 現場演出
- 10 瑪朵爾之頌
二十一世紀浮士德
一Stockhausen
- 10 搖滾游擊手筆記
——一個別具意義的同學會

破報報 POTS CURRENT

藝術寶果 ARTS

- 11 披件世紀末的欲望大衣
——黃銘哲的「夢魘」
- 11 華裔新官許自貴
- 12 一天四百七十元
——吳佬和他的石頭畫

另翼一律久久 ALTERNATIVE

- 23 說謊夜總會(下)

影像輪盤 FILM

- 13 台灣酒黨腦震盪
- 14 小鬍子男人與他的攝影機
——綠色小組成員林信誼
- 24 黑色幽默的動畫天堂
——東歐動畫現況

音樂豬耳朵 MUSIC

- 15 果真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獎

兩性決明子 GENDER ISSUE

- 26 婦女研究的漫漫十年路
- 27 烘焙美妖姬上線
- 29 快樂的牛郎希望的解放

破專題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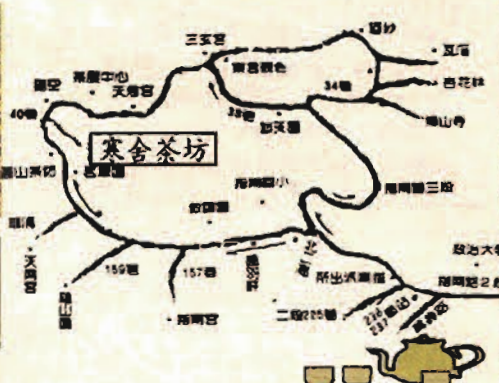
- 16 女人們在春天逢場作戲
- 18 截稿後再搞
- 19 關於名字,關於女節
- 20 女節之外
- 20 女節歡慶,瘋狂甜美



目錄



山頂人茶園
寒舍茶坊
品茗·茶葉茶具
早上 8:00 ~ 凌晨 2:00
(國定假日 24 小時)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3 段 40 巷 6 號
電話：9384884 · 9384934

幸福世界
創刊廿週年慶

戀愛工具書
雜誌贈閱

(每本厚 224 頁)

函索方法：

每本附 25 元郵票(四本 80 元)，如需掛號請每本加附 10 元郵票，寄台北郵政 3 - 85 號公關組收。我們將於一週內寄出，歡迎您來函分享我們成長中的喜悅。

PS：

函索冊數不限！
好書大家讀



魔鬼詩篇

Satanic Verses

文 / 洪凌

e-mail:

Anti - Christ.bbs@

bbs.ntu.edu.tw

下了一場 欲仙欲死的玫瑰雨(下)

絕望就像是美麗如玫瑰雨絲的病毒，液化了整體 (the one) 與它者 (the other) 的分界線，卻也更加強化「彼」與「此」的權力位置。在寒特 (E. Hand) 姊姊刻鏤末世的第三部曲《伊卡路絲的墜落》(Icarus Descending)，我看到了基因本身的叛變與反撲——這也就是她在書前引用古希臘悲劇《阿加曼儂》(Agamemnon) 那幾句話的暗喻「聖者的技藝招喚起死朽的血肉/自黑暗中復甦/再活一次吧...」是的，再度地活在一個結構性極端殘暴不公的世界，對於那些從實驗室中被製造出來、只為了成就人類主宰慾望的「基因奴隸」(gene slave) 而言，除了屈從，不就是只有「地獄裡的戰火」(註1)，才可能反撲那個囚禁/奴役/使用它們異質生命的主體世界嗎？

故事回到了幾世紀前，基本教義軍隊屠殺了基因工程學者與他的女兒。但是，某個備份的組織培養液中，標明為 Kalamat 的 DNA 標本，讓這個女兒的某一部份在她早已死亡多年之後，被實驗室的科學技師改造玩弄，如同後現代的科學怪人，致命恐怖但又吸引著創造她的人類：被製造出來的 Kalamat，身高 200 公分以上，骨架堅實，身體佈滿了奇異圖案的刺青。而且，她擁有無數類似 (identical) 的姐妹兄弟，她們都誕生於同一個原初的基因胚胎，都名叫 Kalamat (女孩) 或 Kalaman (男孩)。每個 Kalamat 都愛著每一個同性同體的自己，而每個男性的 Kalaman 也以激情看待恰如扭曲鏡影的無數個自己。

在體內基因密碼的生命週期。就像是美麗的流星在短暫時間燃燒能量到極致，Energenmen 只能活到幾百天的地球日——無數個自己死去，而後又有無數個相似的身體被生產出來。這樣重複在死亡與再生之

間的「怪誕不朽」(bizarre immortality) 和上一部的主角 Margalis 死後被置放到半機械肉身的「活死屍」狀態，形成彼此的嘲弄與諧擬。

其餘的基因奴隸，包括犬類的 ardmens、臉孔像鳥的女獸 argalae (用以成為外太空基地的主宰的性愛玩具)、侏儒狀的 salamander 等等，它們在承受許多年的奴役之後，終於在生化人梅塔龍 (metatron) 的魔性號召之下，開展了與人類對立的游擊攻防戰與爆破行為。看到梅塔龍的出現，以及它的名字帶來的暗示 (註2)，我愛懼交加地發現，原來呀，在第一集《漫長的冬日》的結局，被惡魔貝爾 (Baal) 附身的少年雖然死了，但是魔性的精靈居然找上了第二個宿主：一個原先用途是「軍事襲擊標靶網路」的生化男體。真是堪稱惡毒的反諷——生長於非人領域的魔鬼，化身顯形在原本純粹被功能化的人造人身上，而且作者更加強調，這是個「美貌的機器男人，在它和惡魔合體的身上總有一種氛圍，讓它看起來人類更是人類。」比真的更像是真的，是某種對於超真實 (the hyperreal) 或者擬仿 (simulacrum) 的邪惡運用，也是惡魔的魅力所在。

以柔軟如絲綢的聲音，梅塔龍煽動了所有原本任由自己被虐待、屠殺的基因奴隸。而隱藏在魔性的精神與生化肢體之下的慾望，除了看到原本被排除在正常系統之外，被正常人類鄙視輕賤的異類得以報復

，在不毛的地表長出詩意而暴力的花朵，似乎它終極的渴望還是朝向操弄著一切，讓所有的生命導向滅絕的狂舞。就像它自稱的「我的名字也叫做騷亂、酒神戴奧尼索絲，與竊賊之神赫爾墨斯；既是墮落天使綠西費，也是地獄裡的惡魔撒旦。我同時也是你們眼前所看到的：一個人工生命體。」

人工生命體 (artificial life - intelligence) 的存在，瓦解了人類以全能操縱者的姿態來統掌一切的正當化立場。如同狄克 (Philip K. Dick) 在《生化人也夢見電子羊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即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 原著) 所描繪的枯冷未來，人類繼續拒絕交出主人的位置，而生化人用燦爛而短暫的生命從事暴亂的反抗，以屠殺來成就「詩意的正義」(poetic justice)，以消解人類的存在來愛慾著自身的非人生命/非人情慾。更驚人的例子像是漫畫《五星故事

》(The Five Star Stories)，作者永野護讓「人工亞種生命體」(fatima) 的存在，成為基進的它者 (radical otherness)，但也是悲哀的、無奈的被操控者，一直到遙遠的未來才有改變結構的「希望」。

但是，在寒特姊姊的文本，「希望」宛如發酸的蘋果，包括每一個試圖改變命運的主角，到最後都愕然體會到：原來真正的「命運」就是無法阻止的伊卡路絲，以準確的軌道把自己撞向所愛的對象，和殘破的地球交合。而瘋狂的梅塔龍，窮凶極惡地只想要帶領一切駛向遙遠的星星.....

所有的一切都曾經存在過，以後也不會消失。然而在此刻，就像超能力少女 Wendy 體悟到的，「馬上它就會在我們之內，這個世界會被它淹沒。無路可逃。」

星星殞落之前，我們在最後一刻還想著：它終究會到來.....

【附錄：書籍資料】

書名：Icarus Descending (伊卡路絲的墜落)
作者：Elizabeth Hand (衣利沙白·寒特)
出版社：Bantam Spectra, 1993
ISBN：0 - 553 - 56288 - 6

註1. 取自貝拉德 (J. G. Ballard) 的小說《猙獰的展覽》(Atruceity Exhibition)。

註2. 根據惡魔字典解釋，Metatron 原來是一個溫存的惡魔，是人類與神之間的仲介者。

騷音流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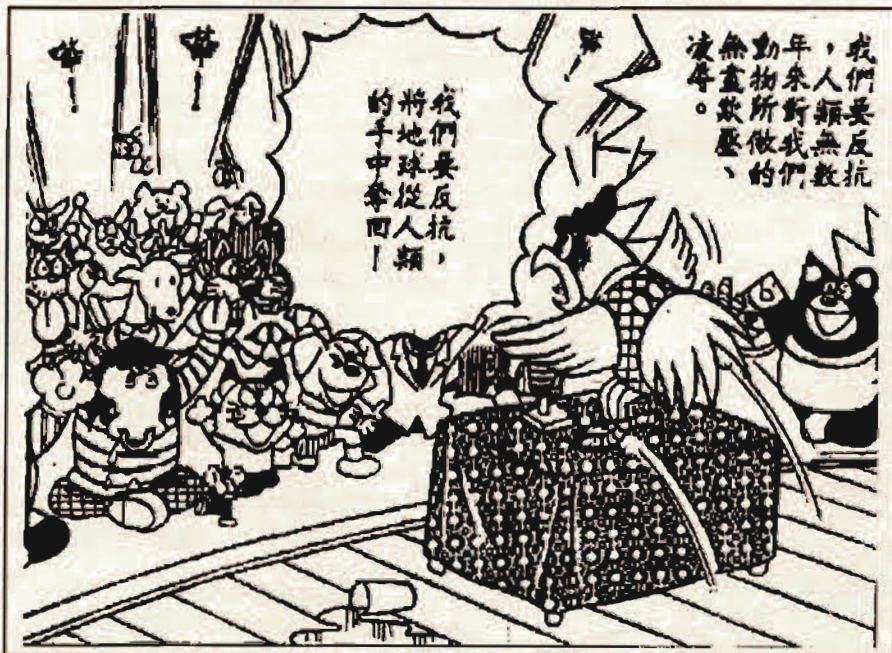
——消音與造音的逆反高潮

文／圖 劉行一

▼圖為中國版的「索多瑪 120 天」，但更多了一點喜慶。



物學習如何「人面獸心」是最簡單的「主動造音」。
王仲宣若見此景相信他會死得非常甘心，化身為動



我們將反抗，
將地球從人類
的手中奪回！

年，我們要反抗
動物所無的數
無盡的壓迫、
凌辱。

談一談主動聆聽（active listening）以及主動造音（active noise-making），並將它們視為以噪音與義的神祕教派的基本理念來宣揚。習慣上使用的「發聲／聽見」（make sound / hear）先驗地暗示了聲音／音樂具有「溝通」的功能，這種不言自明式的主觀認定使我們相信聽見各種聲音是理所當然，並扼殺了「新聲響」的創造以及「新聽覺」的開發的無限可能性。「看的方法」已經有系統地被論述了，聽的方法則被忽略。主動地聆聽及造音一方面由 active 一詞顯示出它們的行動性（act / action），一個需要運用想像力（如前兩篇〈色情噪音學〉與〈暴力噪音學〉所提及）的行動；另一方面則刺激對一切與聲音有關之價值重估，一場藉聽覺改變世界的革命。當我們宣稱「這不是音樂」時它內含的否定（對一切已凝固的音樂體系）及肯定（對神祕未知的全新聽覺經驗）就如同瑪格利特的著名畫作「這不是煙斗」所揭示的同樣豐富，一個異次元的宇宙，在其中的快感與狂喜由發揮到極致的「幻聽」所帶來。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莊子〈齊物論〉）

郭象注：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

昭氏不彈琴正如陶潛在他房間裡掛了一張無弦琴一樣，回到「聲音的零度」，一個行動消解了所有的既成系統，拒絕「溝通」，反而成為一個真正有意識的主動聆聽的行動，他們聽到「寂靜」的聲音並說明寂靜（silence）就是所有的聲音，這道理在二十世紀 John Cage 的「四分三十三秒」中再度現身；他們亦是歷史上第一回發現「無聲」所蘊含的巨大能量的人，這種能量在巴索里尼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轉化成可怕的壓力，正是在片末挖眼、割舌等等殘酷的虐待畫面卻以「無聲」來做「配樂」，使得幫講 S / M 故事的人伴奏的女鋼琴師跳樓自殺，有如無法承受在看了一晚的電視後節目全部播畢後瞬間變成沙沙聲的噪音。那是一種失重感，在從有聲到無聲的強力跳躍時一個失足往下跌落，睡夢中突然墜落到無止盡的深淵的經驗在醒時重來導致死亡。

所以「四分三十三」秒是電梯中一群人尷尬的沈默的學院式呈現。與之對立的乃是在咖啡店、餐廳裡播放的背景音樂／輕音樂（soft music），它們正是要填補那令現代人無法也無福消受的無聲時刻；它們希望可以多少緩解一點因進餐時浮濫的對話暫時中斷而出現的突然意識到自我存在的無意義的強烈不安；它們的作用正是要人「不要聽到」在生命的沉寂時刻裡出現的模糊、曖昧與延宕——關於要不要再繼續下去此段旅程的短暫迷惑。做為一種「消音」的音樂，它刻意讓自己不在場，不被聽到，恰好是一個「反溝通」的例子。

「王仲宣好嘯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願語同遊曰：『王好嘯鳴，可名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嘯鳴。」（世說新語〈傷逝篇〉）

王仲宣喜嘯鳴同李匡遠喜聽刑求犯人的肉鼓吹一般地風雅。文帝曹丕，為我們示範了一次主動造音的行動。想像一下，一群人在公祭場合紛紛引頸長嘶，還不是在慷慨高「歌」，而絕對是在「製造噪音」，出於「真情流露」，毫無忌諱地轟轟烈烈一番聒噪，並享受變身的樂趣：變成驢而不成為驢。而率亡歌則是上述行動的普遍化，同時將噪音導向建設性，一種積極的噪音同時是樂觀的噪音（positive noise），一方面「騷音避煞」，另一方面「娛樂死者」，使其心滿意足被導至墳地。將噪音變成「安魂曲」，變成娛樂文化事業，不只如阿達利所言是殺戮的擬像，而更是一種救贖，死活都得到安慰。

（未完待續）

COLLENS

專欄



惡女周記

文 / 陳雪

有鹿的森林

——這次我絕不能再膽怯了。
我要告訴小鹿我愛她。

阿樹對自己說，這樣的念頭曾無數次興起又無數次被自己打消。「愛一個人不一定要讓她知道，尤其是當我根本不能給她幸福的時候」，這是阿樹多年以來可以壓抑住強烈的情感而單純地只是扮演「好朋友」的角色，最關鍵的想法。她已經愛小鹿二十年了，幾乎是懂事以後全部的人生，小學時代手牽手去上學，中學時騎單車載小鹿，高中唸不同學校卻還是每天陪她等公車，假日一起上圖書館，大學她們分別在台北和台中兩地，四年來寫了二百多封信……直到小鹿交男朋友，結婚……她甚至在小鹿家附近租了房子，每天開一個小時的車程去上班。

小鹿不明白她的心意嗎？她不知道。阿樹始終記得國中時她們經常一起洗澡，因為小鹿家沒有浴缸，而阿樹家的浴缸大得幾乎可以游泳，她經常凝望著小鹿日漸豐滿的胸乳心裡感到的疼痛，那幾乎要咬著牙才能抑止著不去碰觸的慾望，光是看見小鹿孩童般瘦削的小腿都會流淚的喜悅……有一次小鹿不知為了什麼高興地撲著她又叫又笑，她竟情不自禁地飛快吻了小鹿的臉頰……隨著年歲的增長，那點滴的記憶彷彿擴大至無限，占據了她整個心靈。

怎樣的生活才是幸福呢？在小鹿的結婚典禮上她以為自己看見了，小鹿的丈夫算是年少得志，極寬裕的生活終於可以讓小鹿脫離長久以來的貧困吧！而他的細心伴貼似乎也是小鹿所期盼的……阿樹心想，只要她能幸福，自

己承受的痛苦又算什麼呢？

美好的日子並沒有太久。小鹿婚後辭了工作，全心地做好家庭主婦，阿樹經常去看她，她總是一個人若有所思似地……半年之後，小鹿自殺了。雖然獲救，痛苦難堪的事卻沒有因此停止。

像電視連續劇最通俗的情節，小鹿的丈夫外遇，無意間被她發現了。阿樹心想，如果她離了婚，我一定會照顧她的。小鹿沒有離婚，生活也一直不曾平靜，她在夫妻不斷的爭吵中度日，後來她丈夫索性三天兩頭在外面留宿。阿樹不明白，即使有那麼多的夫妻面臨外遇，離婚的情況到了司空見慣的地步，為什麼發生在小鹿身上會令自己如此不知所措呢？

小鹿結婚快三年，前陣子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下定決心要離婚了。昨晚她卻說

——我懷孕了，怎麼離婚？

為什麼都鬧成這樣子還會懷孕呢？阿樹不懂。然而，她知道這次她不能再退縮了，她要告訴小鹿自己的心意，不希望看見小鹿再過這樣不堪的生活。

——我愛你，和我一起生活吧！

阿樹想說，給我一個機會，我絕不會那樣傷害你的。想拿掉孩子我會陪你去，想生下孩子我們就一起照顧，不會沒有路可走的。真的，

不會沒有路可走的。

豚小屋專欄 文 / 紀大偉

强悍而美麗：
女同性戀小說「逆女」

無論如何，皇冠百萬小說獎還是逼誘出了令人眼睛一亮的作品：杜修蘭的《逆女》又是一本不容忽視的女同性戀小說。與國外風起雲湧的女同志文本（其中很多在臺灣也可見到）相較，它在取材和想像力都算不上突出；然而它在台灣脈絡中無疑又為同性戀文學多伸展了一些觸角，它的通俗文學包裝也讓它更容易地傳播毒藥。

《逆女》的特色之一是對於女同性戀文化的呈現。這本書又是以第一人稱發言——台灣同性戀小說漸次少用旁觀的第三人稱而多採親身體驗的第一人稱，是很政治的選擇，同性戀的聲音已不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主人翁丁天使自我認定為女同性戀的過程中，對自我選擇和尋常社會價值的磨擦有所抱怨，但她並非自怨自嘆，而是對外界壓力提出質疑；她在中學與詹清清的情誼一節，其中的控訴強勁地讓讀者震動。面對逆女的憤怒，讀者的人道關懷或是惡意偷窺都將顯得可笑。但丁天使還是強韌地度過孤獨的慘綠青春期——接下來的重點是，她不再孤獨；她找到女同志朋友。在台灣同性戀文學中，孤獨常是基調；試想，《鱷魚手記》中的拉子找不到什麼女同志友人；《荒人手記》中的小韶寂寞得要死。可是，孤獨已經不是丁天使的問題；她可以和女同志友人及情人在一起，共同抵抗異性戀社會的壓力。同志酒吧提供的

社交點出了丁天使可引用的資源，而她參與的女同性戀的「另類家庭」更是她可以仰賴的力量。主人翁根本不會因為女同志身分而沒有出路。《逆女》沒有完全擺脫異性戀社會貼在女同志身上的標籤，但它已經試圖掙脫。

特色之二：《逆女》正面呈現女同性戀生活的多種可能時（書中女同性戀者不只一種），也企圖自我解構。人名「天使」自然是諷刺，書名「逆女」的「逆」也有多重的詮釋空間。書中衝突主軸——母女關係，其詮釋也不斷地晃動；母親之惡，以及天使的正義，都是丁天使不斷逕行反思解構的。全書最後一節丁天使罹患重病一節自是突兀莫名，但也正因為她的病症，書中許多既定的關係又再面臨鬆動；女同志友誼的理想性格出現破綻（室友擔心丁天使會傳染愛滋），另類家庭也不是安然無憂的。作者又故弄玄虛，先暗示丁天使罹患愛滋，然後等著性少數天譴論（性工作者和同性戀易得愛滋的說法）出櫃之後，再宣布原來不是愛滋而是癌症——如此的黑色「幽默」，讓文本內外的諸多定論變得可笑。也因此，乍看簡單的《逆女》並不那麼天真；它說出一大堆關於女同志的話，可是這些話語之後掛著問號。問題將投附在讀者身上；想要憐憫同性戀的讀者可能要先救救自己了。



文 / 圖 Anes

E-mail

sac33946@saclink.csus.edu

今年九月，當 Merzbow 二度赴美巡迴演出之前，加州從事實驗音樂者紛紛以電話、E-mail 奔相走告，彷彿傳達秘密集會般將 Merzbow 表演時間地點迅速傳散出去。如同今年秋 Merzbow 赴美前在英國的表演，一樣聚集了不少英倫地下圈前來欣賞。

秋田昌美自組的 Merzbow，算是確立日本噪音風格的老將之一，曾應邀赴歐美數個國家演出過。團名取自達達時期著名的幾何、拼貼造型的 Merzbow 建築設計，秋田昌美本身是學藝術的，年輕時曾在色情書刊／雜誌工作，早期與人合組的團樂風即興，而自製卡帶多以色情／SM 圖片為素材，但八〇年代中期他就開始以 Merzbow 為名，以虛無、極端的爆裂噪音樹立風格。

除表演、音樂實驗外，秋田也發表不少著作，其中「NOISE WAR」一書儼然成為新一代日本樂手想進軍噪音圈的文字入門。內容介紹自二、三〇年代前衛藝術團體至早期工業團如 TG、MB、E，以至九〇年初期已具雛型的噪音團。此外他在青弓社出版的不少著作中，皆為 SM 變性論等另類主題，以嚴謹的態度，試圖分析 SM、Noise 等另類文化的歷史源流，和它們在現今社會的位置，從製造（作者）與效果（觀者）之間的不同角度探查。

Merzbow 在 Sacramento 演出的時間是九月十六日，場地位於市中心第十街上，一群從事噪音實驗樂手的工作室中，面積約僅十五坪左右。當日前來的觀眾約三十人，其中不乏自己玩鬧的實驗音樂愛好者。

Merzbow
於 Sacramento
演出現場。
秋田昌美（左）、
麗子（右）、
坂井（中前）。



轟炸爆裂中的虛無

——記 Merzbow 現場演出

表演由工作室主人 CMU 開場。CMU 用電腦連結音源，產生片斷的电子聲響，隨著音波強弱起伏，電腦畫面也隨之變化。此時室內光線極暗，電腦螢幕反成主要光源，黑暗中席地而坐的觀眾，很容易就將所有注意力投注在幽微的藍光畫面與聲響的微妙變化上。主要的「樂器」還是電腦鍵盤與事先設計好的磁片。這場「實驗」進行了三十分鐘後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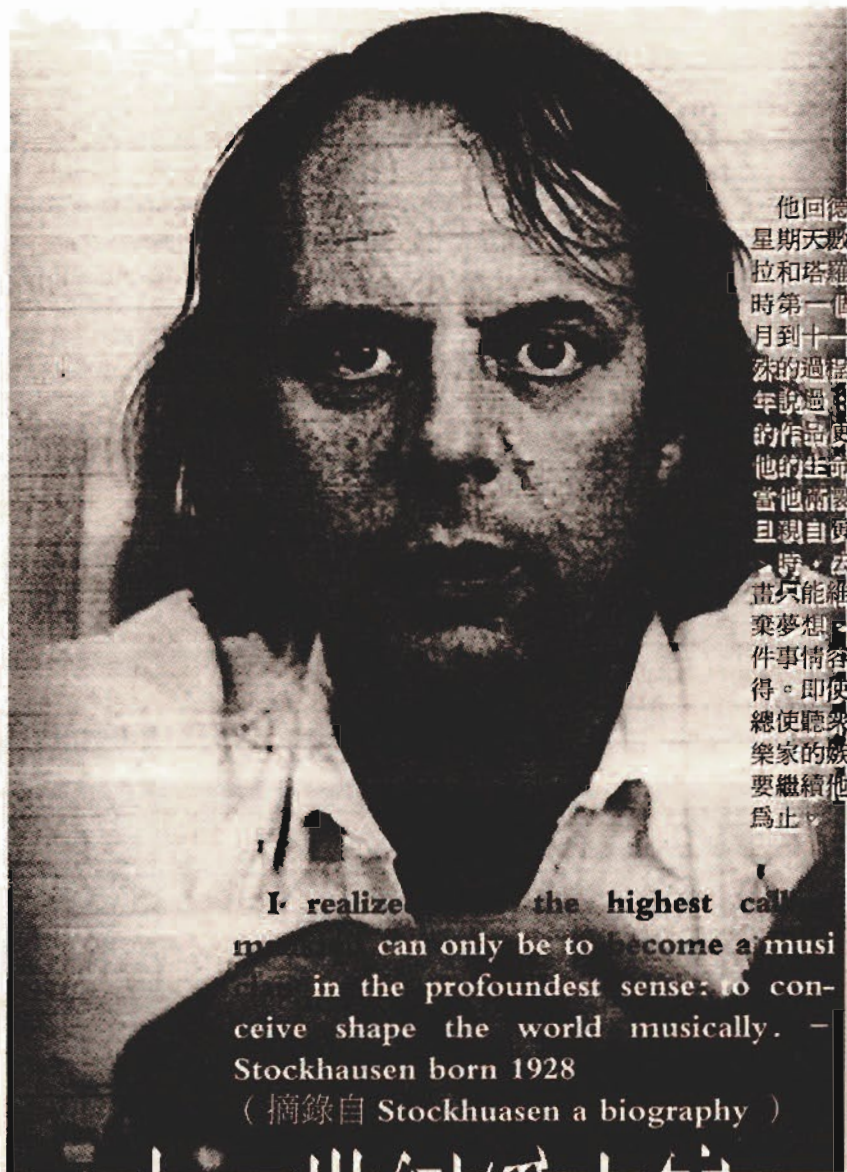
然後是今晚的重頭戲 Merzbow。一如往常，秋田昌美與其妻子麗子一同負責聲響，而最近幾年常與他們現場合作、負責肢體表演的坂井也出現了。秋田昌美主控重要音源，身上並掛著一個自製的長形鐵器，撥弄時透過麥克風製造聲響，麗子最主要的工作是操控混音機，坂井一手拿著燈光，隨著肢體的舞動，燈的方向不斷變換，造成某種程度的視覺效果。

Merzbow 甫一出場，強大的聲波震撼了全場。連窗戶都有細微的震動，儘管音量極大，但仍可細察出其中的變化：一波極低頻的聲響為底，時強時弱，間而有較短振幅的刺耳音源穿插（此時秋田用 contact 麥克風直接撥動自製的圓形鐵器）。眼睛一閉上，頗有原子彈爆炸，間而穿插數架直升機同時啟動螺旋槳的聲音。現場觀眾每人各有自己的具體體會，將各人經驗融入聆聽中。正如 Elden M.

（自組 Allegory Chapel Ltd. 曾與 Bord Rice, Monte Lazazza 於 Throbbing Gristle 時期合作）向我們表示他對 Merzbow 的感覺，是十分嘈雜而極端虛無的。

表演者坂井至演出中途，因動作太過劇烈導致燈泡熄滅。他不急不徐地拿出打火機點煙，動作極慢至一兩分鐘後才完全點著，用打火機取代原先燈光，肢體的扭曲有著掙扎，但充滿律動，又頗似祭典儀式中的身軀。這個表演持續了一個多鐘頭，音量始終保持窗戶微震的程度，毫無中間休息或聲量微小些的間奏。通常暴露在強力聲響中的身體，經過兩三分鐘後就會開始去習慣被「噪音」籠罩的環境。由於此次前來聆賞的觀眾中不少是噪音創作者，當強烈音波震起時很多人就進入狀況，體會這位知名噪音老手人為製造的變化，欣賞或評判他對「聲響」賦與的意義及效果；或讓自己進入虛無之境神遊；或讓自己單純地沈溺於噪音之癡、被動的快感中。

所以整整一個半小時的「轟炸」一結束，一切突然沈靜下來，反而並不習慣。每個人自此寂靜的片刻中，從經驗之中恢復、醒覺，腦中只剩轟轟的波動，逐漸開始身體的疲憊感，就連鼓掌和隨後彼此交談的聲音都顯得十分遙遠。



I realize the highest call
can only be to become a musi-
in the profoundest sense: to con-
ceive shape the world musically. -
Stockhausen born 1928
(摘錄自 Stockhausen a biography)

二十一世紀浮士德

Stockhausen



瑪朵爾之頌
The Songs of Maldoror

五十年代在德南一處舉行了對現代音樂發展有極重要影響力的活動——「國際達姆斯達新音樂暑期講習」。全世界各地的作曲家在此特齊聚一堂共同研究，為後來音樂的環境帶來了全新的風貌，將數理結構觀念應用在音樂上也揭示了「有序音樂」(「Sirius music」)的來臨。其中至今在歐洲活躍最力的作曲家，首推德國的史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了。他也是少數能將先進前衛的學院音樂研究發揮於其他領域音樂影響啓迪的大師。論及另類電子、環境和實驗音樂等，史托克豪森之名皆被歸在先輩之中。自從幾年前John Cage逝世後，美國引以為傲的現代音樂家便更屬廣為人知的Philip Glass了，然而實際上

他回德國後則專注於各文化中星期天數的象徵如猶太密教卡巴拉和塔羅牌等。「星期四」是此時第一個寫成的。從1977的七月到十一月對他而言是生命中特殊的過程；史托克豪森早在1949年說過：「自他二十一歲起，他的作品便在七年循環中發展，而他的生命中有三個環圈。」。正當他滿懷希望在序列中心能完成且親自演出最偉大的歌劇《Licht》時，法國政府通知他中心的計畫只能維持三年。於是他只有放棄夢想。自他幼年開始，沒有一件事情容易獲得，他必須自己掙得。即使在他音樂中基進的本性總使聽眾動亂和遭遇來自職業音樂家的嫉妒批評，他仍下定決心要繼續他的歌劇寫作，直到上演為止。

在他五十歲的生日時，他的學生Fristisch在賀辭中稱道：史托克豪森是二十世紀的浮士德，而他的悲劇Part III我們正在經歷著。這個自戀的現代浮士德，一直在尋求規則與力量中存在的音樂力量，而在這音樂中融合了最深處的世界。

在五十歲時，他將古典音樂的微妙與人造的電子聲響結合，創造了傑出的機遇音樂(alentory music)、空間音樂(spatial music)和瞬息形式(moment form)，在他六十歲玩更有直覺音樂(instinctive music)將意識界線更為擴揚，將音樂的原始起源與信仰相連。近年來史托克豪森更視己為神的搜尋者與神之子，全德國現代音樂演出次數的統計也以他為首，在下次讓我們來傾聽這現代浮士德的悲劇PART I。



Email: lenguo@hkstar.com

文 / 郭達年
(香港黑鳥)

一個別具意義的同學會

文 / 粘利文

史托克豪森對二十世紀音樂的塑造將會是最流傳深遠的。也許最佳衡度他對現代音樂貢獻的方法便是試著去想像如果音樂史上沒有他出現將會是什麼模樣？

在1977年的夏季，法國政府文化部答應在亞維農替史托克豪森建座序列中心，以他的作品Sirius命名之。目的在於研究他的音樂作品。早計幾周前史托克豪森則有了為作品《光芒》(Licht)譜曲的靈感，這是有七個部份的歌劇，每一部份為一星期的一天，其巨大在音樂史上無人能比。對史托克豪森這位自喻為神的超級自戀與自貢的天才而言，他不是寫任何一部文學或歷史作品，而是一齣「宇宙的歌劇」(Cosmological opera)；是依循現在與永恆之真理而作。然而在彼時中心的建造仍須費一段時間，所以他返回柯隆音樂學校的教職，他說道：「在未來不同國家偉大的創作使我不應該再被學校限制住」，之後他便前往日本，為東京國家劇院樂選為第一位合作的外賓。在那兒他從僧侶暮鼓晨鐘的頌唱中得到靈感，一部以單一入聲分層處理的作品《Der Jahreslauf》便成為《Licht》歌劇中的「星期二」的一場景。

六年前，香港的一班迷愛重金屬音樂的朋友，組成了一個《重金屬同學會》。這個小族群自強行動，後來演成一個顯赫的對主流抗衡，爭取生存空間的範例。

那年頭，重金屬音樂，作為樂類，只能算是普普流行音樂相當邊緣的支流。在香港，是既小眾(搖滾客)中的小眾(重型搖滾客)。然而，音樂，就是相信；你總相信你所迷愛是可能有更多的同途的。這班多年來一直追隨英倫之聲的小門派，由gothic到thrash-metal，除了熾熱的索聽紛紛的出品，更在狹小的練習室內尋找一種同質的音樂感性。一隊又一隊這樣的小樂隊組成又拆夥又再組成。不甘願只寄存在練習室和唱片店的這班人，渴求更多的人去認同自己，更大的活動空間，共謀成立了《同學會》。雖然旗號是重金屬，但活躍參與的「同學」和樂隊，在樂風上都頗有迥異，只是在強調自立起行上，有一致性的共盟。

因為《同學會》中的成員，有做傳媒的(外國入口資訊)，有做樂器業的(練習室)，有做廣告企劃的(音樂會企宣)，這個小群體擁有了一個自足健全的運動肌能，他們第一個要做的，就是要香港的樂迷面對他們的音樂：演唱會，由首個「Dark Entry」演

唱會，這個標號已經成為一個系列，數年下來已有十個之多，成為一個另途樂迷具朝聖意味的聚集。以這個定期(年中起碼辦兩場)的演出活動，《同學會》不單自我育養出一個可足維持的小群體，更令基於這個置境而得以成熟的組合(亞龍大)Anodize擠身大路之流，漸漸建設了對主流樂壇的影響力。

這個自發的，由民間挺起的，集群集資互助的發動，能在一個以來被商品文化夾護得舒舒服服的社會，創出自己的空間，謀取更多的認同和再生資源，實在是相當鼓舞性的一個範例。當然，cynics永遠可以批評，當《同學會》的頭號大哥「亞龍大」正式擠身主流，一切意義都已變質：重金屬相對於yuppie文化的抗反性格，也漸漸被同化而變的軟弱無力。這像是一個抗爭-收買-妥協-新抗爭-的典型劇本。但劇情的发展不是必然性的。在新的世代，新的場域，能抓得住一定的契機，發育得到一定的肌能，就能在那個時代發揮一定的作用。那些永遠在尋找單一方案的人，多少其實在deter理念的實踐，以藉口叫自己在晚上安詳入睡。



進入台北市立美術館的三〇一室，真是「夢魔」。

黃銘哲一系列粉紅、粉黃似乳房、臀部般曲線畢露的夢魔，輕飄飄的浮游在這個偌大的空間裡。黃銘哲自己說，緊緊牽動著他的，是頹廢不堪又美麗繽紛的台北城，及東區時髦女性的衣香鬢影。噢，是嗎？！這麼說來那些被他命名為「貓」、「鳥」的東區眾生相，真要奉藝術之名而永生了。

黃銘哲這次展出他自民國七十五年開始，一系列他在東區刻意製造的一場又一場「美麗相遇」（黃銘哲語），以及今年最新發展完成的一幅由二十件一百五十號畫布組成的三千號作品。綜觀他十年來的創作語彙，從早期遵循外光派和古典

披件世紀末的 慾望大衣

——黃銘哲的「夢魔」

文/王錦華

寫實的傳統技法，到轉向華麗非具像仿克林姆式的構圖，孫立銘說：「這象徵著黃銘哲對應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解構和重組的混亂現象，命令執行的自我解體。」但看光影雕琢，並因此大發利市的黃銘哲如何「對應」他的生活、他的感情？

一樣世紀末。上一個世紀的克林姆在欲仙欲死的肉體歡愉裡，逼視金色華麗的臨界點；二十世紀末的黃銘哲再一次借用克林姆的長軸式構圖，在那些沒有陰毛的裸體女性為長軸中心的畫面上，克林姆筆下女性因性交高潮而緋紅的雙頰，變成了黃銘哲筆下血肉貧瘠、再三修飾的妝粉彩影。而其他名為「東區映像」的抽象創作，無一不是乳房臀浪的繽紛構圖和粉飾色相。

我不是說情色與女性意象不能入畫，克林姆與黃銘哲作品的差異也無關乎技法。但上一個世紀，男人或許是色情論述的主體，也是色情產品的消費者；在「顧客永遠是對的」制約下，透過性與藝術的控制，男性及其性幻想也制約了情色世界的想像力。高更或許明顯的將女人的乳房類比作水果和花朵，塞尚的蘋果或可稱為「女性性感症候群」；但今天不是十九世紀，黃銘哲還在畫沒有陰毛、安格爾式的情慾

烏托邦，還把女人類比為「小鳥」、「小貓」……而這些竟是他故作姿態、高喊著的「夢魔」，觀點的偏頗、語言的貧乏，真要令人擲筆三嘆！

「左——右——左——右——左……」隔壁展覽室傳來以色列當代化藝術家山卡·史爾門單調卻動人心弦的聲音。他的現場裝置「無名的合唱」以一系列家人、親人、同胞死於屠殺的頭像並列環繞成迂迴的展示空間，而阻隔其中的是他在現場一塊塊築起的冰冷白牆，錄音帶反覆播放著他冷血的聲音——「左——右——左——右——左……」，當史爾門帶著歷史血痕的記憶，沈重探問邊界的意義與生命的超越，台北東區的當代藝術家卻給我們不可承受之「輕」。

如果說，一種創作對應著一種生命態度；一種生命態度又對應著一種更形巨大的時代氛圍。為什麼黃銘哲會成為市場新寵？黃銘哲畫作裡隱藏的父權意識型態與傳統情色觀點，反應出的是不是當今台北城多元色相上仍根深蒂固的反動勢力？

今年冬天特別冷，誰要披件三千號的世紀末慾望大衣？



儘管台北市政府和華岡藝校原董事會還在打官司，畫家許自貴即將在二月一日起，接受北市教育局華藝管理委員會的委任，接掌擔任華岡藝校的校長。

才在去年十一月底結束阿普畫廊的營業，許自貴說之所以會答應接任，一方面除了時間因素的考量，最主要還是因為「要站在正義這一邊」。因為華岡藝校自從開學潮後，學校校長一職一直懸缺，許自貴說：「陳師孟一直反對廢校，如果都沒人去幫他站在師生和正義這一邊，實在太說不過去了！」

曾經走訪過華藝的許自貴對於那個樹下有學生在寫生、同時也有人在拉小提琴、有人在跳舞的學習環境感到有如「世外桃源」；但如果可能，

他也希望能再加強整個校園的美化工作，增加圖書館館藏，在有限空間中做到最好。但在原先董事會的學校基金兩千多萬完全不能動用的情況下，他也承認目前要作什麼大改革也很難，主要還是先去給學校師生打打氣，鼓勵一個更自由的創作、學習環境。

在一九九四年文大美術系事件凸顯了美術教育「獨立思考」與「必修課程」間始終存在的矛盾、衝突後，許自貴對於傳統課程結構與教學方式又有什麼樣的看法呢？這位南方藝術的編輯委員，一向予人「大砲型」印象的年輕畫家說：「傳統不是壞事，一味傳統就變成壞事。我並不完全反傳統，那畢竟可以讓人瞭解歷史的延續性；可是總不能要學生四年都去學傳統的東西，不讓新的進來。我希望可以多跟學生接觸，多瞭解他們需要的課程與師資，改革畢竟不是由上而下的。」

今年，我們將會有一個「新」總統（當然，也許還是「老」面孔）；而古老的華岡將會產生「新」校長，在毀壞的校舍和面目瘡痍的噴漆之間，不論是我們還是華岡的師生都在等待「新年新氣象」！

華藝新官許自貴——

不要一味傳統

採訪/王錦華

攝影/丘德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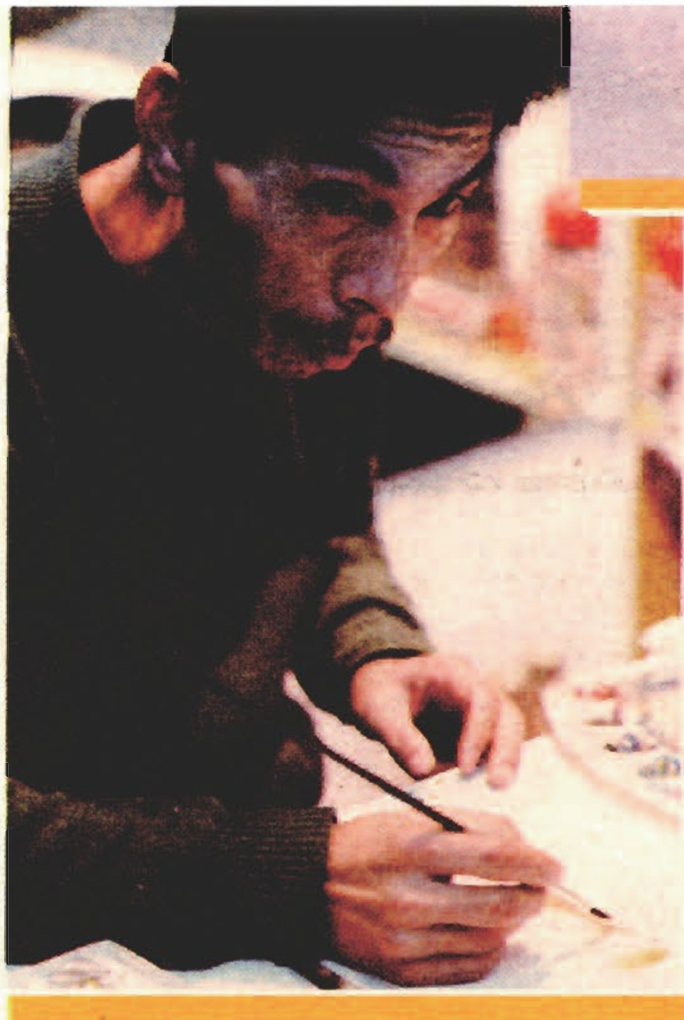
藝術寶果

一天四百七十元

——吳佬和他的石頭畫

文／王錦華

攝影／丘德真



——月三日，天氣晴。發現吳佬和他的石頭畫。

先是H發現的。他說：「妳看那裡有個像泰勞的人。」的確，黝黑的皮膚，突出的顴骨襯著大而孤單的雙眼，和嘴上稀落的長鬚。



頭上反戴著一頂黑色 Nike 的帽子、黑色的大外套和一件顯然寬鬆的牛仔褲；吳佬一派悠閒地站在台大對面天主堂前的人行道上，腳下一個比〇〇七皮箱還小的黑箱子，裝著十來個他的手繪彩石——大大小小的隨圓形鵝卵石上，他用水性壓克力顏料，畫上了各式設計味濃厚的花紋。石頭前一個厚紙板小牌子寫著：小的 \$ 60、大的 \$ 100。一副不想跟人費唇舌議價的德性。

後來問他，才知當天的勞動所得共計四百七十元；另外還在人來人往的晚冬陰完了尼采的「歷史之用途與濫用」。到吳佬街他的畫室，說好要採訪他。彎彎曲曲、曲曲折折好不容易找著那個巷子裡的巷子的巷子。

「非常畫室」小小的招牌橫掛在門口。吳佬說：「妳是中文系的嗎？妳聽過荀子裡面有一篇『非十二子篇』嗎？我這個『非常畫室』的名字，就像荀子裡面一樣，把『非』當動詞用，指的是批評、批判的意思；『黨』囉！就是一些流俗的觀念。」嘿！是個想教訓人的人嗎？！

教訓？！吳佬一定不同意。他認

為自己從事的其實是最人本、最草根的社區教育的工作。就像他指著十坪不到畫室空間裡佈滿了他自己跑廢墟撿來的滿滿滿滿的民俗藝品，他說：「如果有能力，我想把這些東西整理、修補一下，開個社區民俗教育博物館。可是，現在修骨董都很貴，只好先堆著。」

怎麼會去蒐集這麼多古民藝品，又怎麼開始畫石頭畫討生活的呢？喜歡唸哲學的吳佬，他的說法也很「哲學」——：「我們都曾經二十歲過，但不曾三十歲過。」似乎人生的路誰也難預料。

住在吳興街已二十七年的吳佬，是在民國七十三年回到這塊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開起畫室教些兒童繪畫、升學美術。淡江中文畢業的他，還是要靠復興美工時學會的技能討飯吃。他說：「其實以前也作過一些平面設計、美術編輯的工作，但這些工作老是在收尾又受制於人太多，實在很累，才決定自己出來開個畫室。」



才開了三、四個月，吳佬就發現——怎麼全都是一些家裡有點錢，給父母逼來學點才藝的小朋友才來學畫？那些真心想畫的人呢？於是，他決定每周固定一天開放畫室，讓社區裡所有小朋友全都可以自由的來畫畫。嘿！問題又來了。他發現，不繳錢大夥似乎也就少了壓力，少了非得好好學的責任感。孩子們一樣來，也不是玩畫面，更多時候只是需要一個像他一樣的一個好的「垃圾桶」，把他們心裡的苦悶、不滿全丟出來。



些簡易的加工來作。工作的壓力，使他頭痛的毛病又犯了，只好退下來；最近，他又找回石頭，重新畫起他的彩石畫。

有人在石頭上刻字、有人找些奇形怪狀的石頭「隨物賦形」，吳佬還是喜歡找些橢圓形的石頭，在上面變化一些蒙德里安、一些康丁斯基、一些秀拉、一些杜象……，甚至一些川保久玲，是啊，有些石上的花色、紋路看來軟得像塊布料。

「國父說：有千萬人之能力者，造千萬人之福；有千百人之能力者，造千百人之福。我現在能作的，就是為這個我生長的社區多做點事；讓我教過的三千多個孩子回來時，放心的看到老師還在這兒。」吳佬說這話時，昏黃的燈光打在他背後鮮黃的新黨黨徽上，而一面碩大的血紅國旗就橫掛其後充當門簾；對國家、社會，他還有好多使命感。

就拿那「堆」他蒐羅的民藝品來說吧！他不屑販子到民家蒐購的作法；幾乎全靠自己跑廢墟撿回來的，甚至有一次跑到苗栗後龍海邊，還給海防人員以為這名狀似浪人的漢子是大陸偷渡客，盤檢了一番。他說：「我從七十二年就開始收集了；這些骨董無論如何總要有人先搶救回來，不能讓它們就這樣毀掉啊！如果以後經濟能力許可的話，真的可以弄個社區民俗教育博物館；經濟狀況不好的時候，才會考慮拿去賣。」

下次，在台大校園書房前的人行道上，如果你也發現了一名狀似泰勞、大陸偷渡客的傢伙在唸哲學、賣彩石，停下來問問：「噢！您就是吳佬嗎？」重要的是，買個彩石吧！

吳佬想想，決定騎單車帶孩子去玩，去後山的廢墟裡尋寶，就像自己翹課去玩的童年。不是嗎？自己不也曾為了春天裡的蝶飛、鳥鳴而完全岔了神、分了心，教室怎麼教給人什麼是美和自然？吳佬說：「整個國小六年，我實際上課的天數，湊一湊大概不到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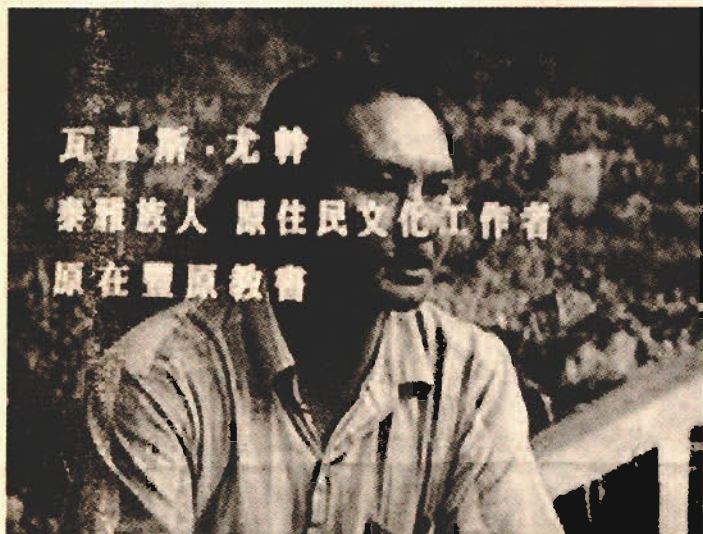
開畫室的收入並不理想，七年前的聖誕節前夕，他就為籌不出房租錢而煩惱。是孩子們鼓勵他把那些他畫好分送社區孩子的彩石拿出去賣賣看的；就像那天在街頭遇見他的那個德性，吳佬七天就湊齊了房租錢。這些他仿復活節彩蛋而設計的彩石，似乎還挺「上道」的。

祖籍江蘇的吳老爹可反對得很，覺得吳佬開畫室就該好好畫些正經的畫，怎麼出去拋頭露面擺起地攤？！老人家是不曉得吳佬實際的經濟狀況的；吳佬也只有實在又籌不出錢時，才會再「拋頭露面」。

他也畫「正經的畫」。吳佬翻出三本塑膠資料夾，裡面盡是他的人像素描，他說：「我喜歡畫畫，但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畫？」受限於經濟條件，他一直沒能認真的完成啥「作品」，他的素描幾乎全都是原子筆的創作。

前兩年他在市療工作過一段時間，幫那些出了療養院的病人找

台灣走馬燈



瓦爾斯·尤幹
泰雅族人 原住民文化工作者
原在豐原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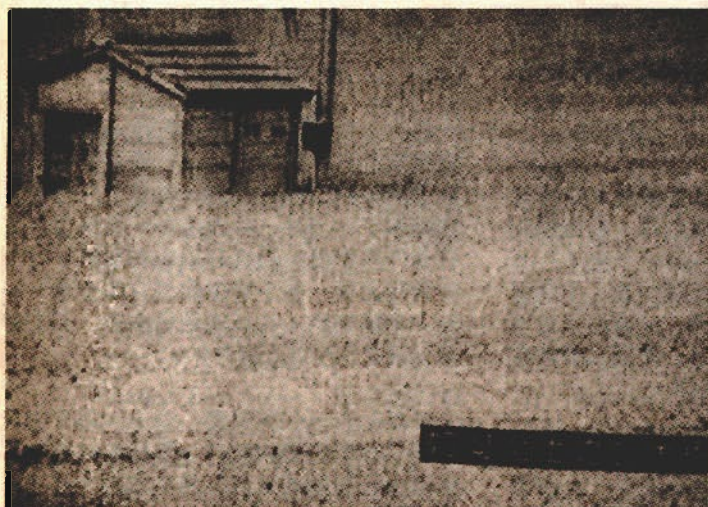
拒做銅像的

台灣酒黨腦震盪

文／萬蓓琳 攝影／丘德真



人與土地的關係已被割裂



推門進去腦震盪的辦公室，是滿地的空酒瓶！各位不要以為是他們忘了藏好，不！這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這是一間跟其他傳播公司都很不一樣的傳播公司。如果是專程去找他們喝酒，可能要比去找他們談生意還要令他們高興。

至於為什麼要叫「腦震盪」？身為腦震盪的總舵主、赫赫有名的「阿才的店」開店老闆才哥，說到：「以前開書店時，和朋友喝酒想到的，本來書店想叫這個名字，『頭殼壞壞』之意，後來書店沒用上，就用在這兒了。」

「腦震盪」工作室是一九九五年七月正式成立，「原本是看好衛星電視開放，許多頻道一定很需要節目，因而打算搞一個大型的製作公司，有一筆固定的預算，每個月提供多少帶子這樣，後來預算弄出來要三千萬，而最大的股東卻

又玩股票玩輸了，就只好縮小，便成為現在「腦震盪」的模樣。」才哥有點遺憾地說，「而且最初是針對民選總統，這五千年來的第一戰，而想要反諷，想玩一些政治東西，但找不到頻道，沒有人願意出錢讓我們玩。」

「腦震盪」工作室除總經理外，另有五位大將分別是原「綠色小組」成員林信誼、社會運動工作者盧思岳及王育麟、搞學運出來的向家弘、陳文彬等。才哥笑說：「我們這是犯罪集團！」而且他說，是其他人看上他最會講笑話，原本打算讓他做一段脫口秀的，結果卻因為年紀最大吧！被推舉為總經理。不過，這當然是自嘲的笑話，這群鎮日以酒會友的兄弟就是看不爽台灣電視上充斥的爛節目，憤而決定自己跳下火坑，來個拯救世人、捨我其誰？不過照他們的說法是：「都是喝酒的關係啦！」

為什麼要叫「腦震盪」？身為腦震盪的總舵主、赫赫有名的「阿才的店」開店老闆才哥，說到：「以前開書店時，和朋友喝酒想到的，本來書店想叫這個名字，『頭殼壞壞』之意，後來書店沒用上，就用在這兒了。」

想去年成立前，月黑風高的夜晚，他們終夜在北投喝酒、洗溫泉討論未來的計畫，甚至連節目的片頭都想好了，打算用動畫來表現，結果卻發現動畫的價格實在太高，一秒鐘要兩萬塊，只得做罷！

成立之始便接了 TWN 兩個 CASE 來做，但是製作費是超乎想像的低廉，其中之一是「台灣走馬燈」系列，每集三分鐘，記錄著台灣的民俗藝人、畫家，記錄著因過度開發而導致某小鎮的迅速沒落，描述冷漠的台北市等，每一集都是一個動人的故事，也都很適合繼續發展下去，只可惜只有三分鐘的預算。原本他們曾打算拿這樣的企畫案找大企業合作，但是大概是台衛的色彩太濃厚了，沒有人要合作。在這三分鐘裡可以感受到他們對人的尊重，及對這個社會不斷地反省。

另一個節目是每週一個鐘頭的「台灣腦震盪」，很粗糙卻創意十足的節目，而且看這個節目是認識他們所有成員的大好機會，沒錢找演員，所有的成員自己下海每人軋一角，親朋好友、太太、小孩全派上用場，一起玩得不亦樂乎，卻也累的半死。其中，才哥是模仿某無線電視台主播李四秋，提起這段，他就有話要說：「對著鏡頭講話真的很奇怪，燈光那麼強，又要化妝，我一直都無法進入狀況，後來想說喝喝酒也許會放

鬆一點，結果更糟糕，不但台詞全忘光不說，眼睛也茫去，連大字報都看不清楚！」這個節目只撐了七集，但是七週以來六個人幾乎都住在工作室裡，最後實在撐不下去，只好停掉。

其實他們真的很大膽，而且六個人中，好幾個年紀都一把了，卻這樣在搞電視。一般小傳播公司是這樣，什麼 CASE 都接，只要能賺錢就好，CASE 一接來，所有預算都算出來，演員、器材等等，有賺才會開始拍，他們卻不是這樣玩法，六個人中雖然有攝影、有企畫，但實際上這麼少的人力，要做一個攝影、企畫、演戲、腳本、道具、剪接、後製等全部包辦的節目，那種恐怖和焦慮是外人無法想像的！原本破週報創刊之初，曾聽說「腦震盪」打算跟我們合作的，結果九五年九月破週報好不容易開始運作了，他們的節目卻停掉了，甚為遺憾！

目前，「腦震盪」工作室通常只有總經理一人駐守陣地，其他人分別去找別的頭路養活自己，也有人回南部休息一陣子。不過，記錄民俗藝人的計畫仍一直在做，目前持續在記錄唱那卡西的李炳輝和金門玉，未來，他們仍希望找到有錢，又能認同他們理念的人，贊助他們記錄台灣這塊土地上的點點滴滴。

影像輪盤

小鬍子男人與他的攝影機

——專訪前綠色小組成員林信誼

文／萬蓓琳

攝影／丘德真

差不多我所認識的搞運動的人，都喜歡喝酒。人生最爽莫過於喝酒。

去年七月，「腦震盪」成立。是不甘寂寞吧！現在是個媒體的時代，既然有這麼多經驗，又有自己想做的東西，希望能為大夥兒再打出一片天！

曾經參加過街頭遊行、運動場合的人對他一定不陌生，留著小鬍子、小鬍子，一直與攝影機為伍的林信誼，也是「綠色小組」早期成員之一。

「大約是在當兵時就決定要走這條路，而且也打算在這個陣營中做一些事。」他回想著，文化新聞畢業的他，當然也想過去考中國時報，在主流的媒體中找一份工作，然後把一部份時間撥出來替黨外陣營做一些事。因為在黨外雜誌都很不穩定，而且那時也沒有什麼黨，能夠去當黨工之類的。

「像我年輕時基本上是好學生，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中出來的，多半一定是忠貞愛國的，小時候也會被那些革命烈士的東西感動，但慢慢長大，開始對執政黨產生懷疑，於是會去尋找解答，看黨外雜誌等禁書，剛看時很震撼，覺得是不可能的，之後就慢慢瞭解，也想對這個社會做一些改革，當然很清楚地知道不可能留在體制中改革，只有到外面來對其施加壓力。」當然，這些都是慢慢累積出來的，他說，「有一次，有個學長在雙十國慶時去採訪當時的台北市長，問他牌樓花多少錢？錢從那裡來？結果第二天就被警總約談，那時被警總約談會嚇死的。那時就知道實際上社會並不如他們告訴你的那樣自由。」當然不滿現狀的個性也是一個因素。

很多事都是因緣際會，八五年，他幫林正杰助選，在競選總部做一些打雜的事，後來認識「麻子」——王智章，也就是綠色小組的創始人。隔年，林正杰被抓去關，前進系又推出蔡式淵選國代，那時他們就找林信誼回去幫忙弄海報，那時他發現麻子已經在玩 VIDEO，麻子對影像原本就很有興趣，於是當時就把「九月狂飆」給記錄下來，之後發現選舉還可以再用，所以當年選舉時就找了李三沖、傅島、鄭文堂等人，後來碰上「中正機場事件」，「綠色小組」算是正式成立，而這些帶子才真正派上用場，人家才發現原來事實和媒體報導的都不一樣。

「至於要幫黨外人士助選，之前就會有一個決定，在那個時代若是跟黨外的反對運動扯在一起，大概你的前途都堪慮。」在幫林正杰助選之前，我曾幫「張老師月刊」、「廣播月刊」兼差拍照，結果因為我去參加五一九遊行，第二天去上班，人家就說你不來了，當然他們不會跟你講得很清楚是為什麼，但我知道是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他們原本是選舉的組合，沒想到拍出這樣受歡迎的帶子來，若要繼續下去，就必須考慮到怎麼生存。蔡式淵選完國代後，還剩下約三、四十萬，就把那些錢劃歸給麻子，靠這一點錢繼續做下去。後來就想到找會員贊助。」



半年三千塊六隻帶子，先預繳，然後按月寄帶子給會員。做了七、八個月後，就和民進週刊合作，讓他們去出版、發行，叫做「台灣就是這樣長大」，也跟民進週刊拿了版權費，就是靠這樣撐下去的。後來鄭文堂離開，麻子覺得人手不夠，因為那時幾乎每天都有街頭活動，因為我之於他們認識，所以就這樣被找進去「綠色小組」。那時是一九八七年。『進「綠色」之前，他在「台灣新文化」黨編輯。』

「在綠色時，有好幾次也很想離開。後來麻子回去花蓮，我丟不下這些錄影帶。之後碰到工運，我自己很有興趣，就一直留下來了。九二年開始，我多半是做記錄工運的事。中間當然也有接一些案子，賺一些錢。」他很坦白地說，「實在也不是堅持，只是一些朋友很喜歡喝酒罷了，人生最爽莫過於喝酒。」

綠色為什麼會解散？「因為後來就成為負擔，剛開始兩年，很多事情可做。拍帶子、拷帶子，不過由於帶子賣的不好，原本不寬裕的我

們財務上壓力更大，手上呆帳一堆，那時管財務的是麻子，還得跟他父母調支票。原本有個轉型的契機，就是九〇年民主電視台的大量出現，全省接近二十家，那時他們完全沒有自製節目的能力，就來找我們，我們就找了一票人，開會討論節目，但是價錢一直談不攏，耗到最後想說算了。麻子也就先離開了，回到花蓮。」他說，「九〇年左右選國代，我們本來想賺一些錢，但卻沒有接到什麼 CASE，大家就想說各自出去找工作，但是我有前車之鑑，知道若是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會被綁住，而且叫大家再把工作的錢捐出來，於情何忍？」

剛開始拍時，他對機器或是運動的狀況都不熟，帶子拍回來時大家會討論、檢討在這過程中不斷學習，他自己也會去找資料慢慢學，綠色訓練一個人整套都要會，從拍攝、剪接到寫劇本，甚至拍攝時要用到的美術道具都要自己來，他以前很少負責行政的事，都是麻子在管，到後來交到三沖手裡時，才知道原來這麼麻煩。「不過那時三沖曾討了一筆帳回來，十幾萬，他帶了一把刀子去。」他笑著說，「我現在手裡還有七十多萬的呆帳。帶子都賣出去，但錢不拿回來，現在也不會想要去討了。那時我們為什麼會虧，因為他們沒錢，還是先拿帶子去賣，結果賣了卻不還回來，尤其是五二〇的那支影帶很賣，我們就拷貝了約一萬五千支，結果外面盜拷的太多，我們被退了五千多支影帶回來。一支帶子成本要一百元，我們就被那幾十萬卡死在那邊。」

「我們在綠色三、四年，都只拿一萬八千元，聽說還是因為我進去，結婚了，才大發慈悲調薪，他們原本都只有一萬五千元。沒什麼錢，但是都一定有酒喝。」他喝了口酒說，「還有一個走上這條路的原因，差不多我所認識的搞運動的人，都喜歡喝酒。以前街頭運動時，忙了一整天，走路走好遠，傍晚時就會開始約一起喝酒，一面喝一面喝。喝到睡倒！」他覺得九一年綠色正式解散，算是完成階段性的使命。九二年之後，民進黨開始壯大，社會運動也喪失一些資源，當年的學運份子開始投身政治。

他一直希望替那些錄影帶找一個出路，電影資料館是最早開始談的，「電資館希望把這些影帶拷貝一份保存起來，其實這工作現在可以開始做了。另外，外面也有一些單位，如有人打算作成影碟，現在超視也有在談。」九二年時曾想過找一些小眾媒體成立基金會，一起保存、申請補助，可以繼續拍東西，但想終歸是空，沒錢也沒有人願意辦。

去年七月，「腦震盪」成立。是不甘寂寞吧！現在是個媒體的時代，既然有這麼多經驗，又有自己想做的東西，希望能為大夥兒再打出一片天！

果真是 革命無罪 造反有獎？

文 / 張育章

圖 / 飛碟唱片提供

新新人類

Be ALTERNATIVE

圖為 THE FLAMING LIPS

唱反調



把「新新人類」系列活動搞到「唱反調」？我們知道這是國內人、事、物與美國音樂界的一場「造反」活動。飛碟唱片花大錢結合自立晚報、ICRT、Channel V 進行「新新人類唱反調——Be Alternative」系列活動後腦筋急轉彎的可能聯想之一。雖然各方對其市場反應均不看好，但以此來針對國內音樂環境弊病所在，起碼還可活絡活絡咱們略為麻木的筋骨，收點「強身保健」之效。

要追溯「飛碟」此一舉動緣由，首先讓我們橫渡太平洋，看看所謂的「另類音樂」今年在美國的表現如何。細看各大音樂雜誌年終回顧專題，不難發現今年最吃得開的藝人不是「流行樂之王 Michael Jackson」、「老板娘 Mariah Carey」或是「反璞歸真」的 Madonna，而是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小樂團 Hootie & The Blowfish 及 Madonna 調教出來的 Alanis Morissette。

為什麼 Hooties 的專輯《Cracked Rear View》竟能在發行了四十四周後登上專輯榜冠軍王座，銷售達五百萬張（足足比 Michael Jackson 的《HIStory》銷售成績多一倍有餘），如今仍是個眾說紛紜的無頭公案；而 Alanis Morissette 能從一個 Debbie Gibson 的泡泡糖玉女偶像搖身變成狂瀾的另類女歌手並扶搖直上，更讓一大票樂評人驚聲不斷。總之，他們專輯漂亮的銷售數字加上旗下幾個超級大牌的出走，使得年來高階主管大風吹的華納音樂集團重新確立了以專輯銷售為重，大力扶植新進另類藝人的政策。

的確，比起傳聞宣傳費達三千萬美元的《HIStory》，像《Cracked Rear View》這樣製作成本普通，原本亦未編列多少宣傳預算的專輯，就算賣得不怎麼樣，至少虧不了什麼錢，何況是整個情勢大逆轉呢？從長期來看，仰賴超級

巨星不僅使唱片公司的彈性應變能力日益鬆懈，景氣遲未好轉加上挖角、拆夥的事件接二連三，也逼得唱片公司必須另闢蹊徑。水漲船高，另類搖滾這幾年來能成為一股聲勢浩大的狂瀾，不能說與此一背景毫無關連。反過來呢，他們的成功亦誘使著主流音樂集團調整原有的經營策略。面對美國本土蓬勃的另類音樂場景，無怪乎以美國起家的華納——時代企業集團會樂得用更積極大膽的作法來發展這個新興市場。

顯然，這種扶植本土另類樂團的策略在美國市場上的確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從較早的 REM、Red Hot Chili Peppers 到最近的 Hooties、Morissette 甚至是 Goo Goo Dolls，不僅從另類越界到主流，並在排行榜上盤據一方。

挾著這般輝煌成績，華納音樂集團想進一步把這個經驗與成就推廣至歐洲、亞洲，想不到卻在台灣踢到鐵板。這回，向以 Billboard 單曲流行榜馬首是瞻的台灣聽眾竟不領情，硬生生地把人家如今在榜上大放異彩的「國粹」擋在門口。像 Green Day 的專輯唱片，在香港、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都有超過一萬五千張的銷售成績，在台灣則不到一萬張，母公司對此一情形大為不滿。經過多次磋商之後，華納答應在充裕的預算支持條件下，要求「飛碟」完整地做次另類音樂的大型宣傳活動，再行評估成效。於是

，這就成了你在自立晚報、ICRT、Channel V 和淘兒唱片城都看／聽得到「新新人類唱反調——Be Alternative」的造勢活動。

整個系列活動自上個月底開始，包括有 Channel V「國際航線」、ICRT「Ron Stuart Show」與自立晚報裡頭的有獎問答，只要你會答「Green Day」並記得念句「I prefer alternative」的咒語，就有機會到東京看 Green Day 現場演唱會或得到造型筆鑰匙圈桌曆 T 恤等獎品。若是你覺得自己沒有偏財運，卻想得到除了 Green Day 現場演唱之外的獎品，那麼記得在這個月裡逛逛淘兒唱片城，買陳列出來的 Green Day、Hooties、Morissette、Collective Soul、Red Hot Chili Peppers、Goo Goo Dolls 吸滴，買越多送越多哩！萬一你很不齒這種「吃乖乖」的玩法，想要玩些較有知識水平的遊戲，Good，知識無價，你可以跟別人借六日至十八日的自立晚報，讀讀上頭的華納另類專題報導，並可在這星期天（十四日）晚上七點到 B-Side 去參加「另類之夜」座談派對，聽聽凌威、林志堅、趙一豪、袁永興和恩... 我本人怎麼被批鬥，然後在舞曲中拋棄成見「大和解」？！

看起來似乎是熱鬧滾滾，不過真正聽另類音樂的樂迷會買這種與宣傳「獅子王」沒差別的作法嗎？被這般搞過的「另類」人物、作品在另類樂迷心目中的可信度還有多少？顯然飛碟的企畫人員無力慮及此類問題，對他們而言，如何讓更多的大眾接觸到這類音樂（未必要買唱片），改變一般人們、媒體與零售商對這類音樂的刻板印象才是最重要的（不然唱片還是不會賣，更別提要回饋了）。他們的國外總經理敖琴君坦白地說：「我們並不預期在銷售量上有太大改變，重要

的是我們這次是以「五大」的角色來推，希望挖出聽另類的族群，並在一般媒體上讓其他人注意到他們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另類已經是種趨勢與 Style，而且我們（指華納）現在的 Priority」。

選擇與既有的強勢媒體掛勾，乍看下亦是無可選擇的作法。長期的媒體管制，出現了連市場機能調節都難以撼動的畸型生態，儘管眾人皆知其弊病所在，但卻沒有人有膽量跳出那溫度逐漸上升的水壺。「在國外的壓力下，我們沒時間多作考量，只得採取過去較熟悉的通路與策略」敖琴君無奈地指出箇中原因。從黑手起家的淘兒唱片城西門店經理楊建國也指出：「在台灣，成功的要素是包裝與宣傳」，「人們對「另類」的印象恐怕來自開喜烏龍茶廣告的比另類音樂的多得多」就是最好的明證。在這種狀況下，「搖滾樂、另類音樂在台灣沒機會生存」。即使像伍佰去年的走紅，楊建國仍認為那是媒體支持的結果，他打趣地說：「在 Tower，伍佰未必賣得比唐朝好」。

如此陳腐滯澀的環境，消磨掉一代又一代搖滾青年的理想與鬥志。怎麼扭轉此一情形呢？這裡有兩個答案（1）等待，（2）投入。隨你單選或複選。前者可能是最容易的作法，反正再不要多久，這個體制自會崩盤，可是放棄投入這個改造過程的人們，屆時只有聽命新權貴們頤氣指使的份；後者則會是個艱苦的歷程，你會有幹不完的事，還要忍受接二連三的誘惑與嘲諷，如果你能找到些志趣相投的伙伴，這些問題就不會太困擾你，搞起來也會更帶勁。至於該怎麼做、從哪開始... 這些問題就把它帶到星期天的座談派對裡提出，或是投到「破報」上也可，一場「另類改造」的風暴於焉開始囉。

圖為 Goo Goo Dolls



《女節》

女人們

在春天連場作戲

文／賴淑雅
姊妹頭插畫／魏瑛娟
圖片／各團體提供



第一次知道《女節》的事是在出國四個月回來之後像個外星人般一切都在渾沌茫然的狀態中聽到的消息當時只覺得點子新鮮有趣名字簡潔有力後來得知一大票好友都「丫」進去做戲了連製作人都是大學時期就在一起演戲的學姐再慢慢一步步和她們接觸之後才大致瞭解《女節》的輪廓和體質當時還離女性主義很遙遠《女節》是一群劇場界女性創作者的一場聯誼同樂會《女節》是新興的咖啡劇場促銷營業的噱頭《女節》是景氣低迷的小劇場再一起喚醒大眾記憶的聯合演出行動《女節》是女性主義者與同性戀者爭取發言權的運動《女節》是為了凸顯《男節》的缺席女節女結女傑女人的貞節女人對道德欲望的節制女人一起脫光光的狂歡節慶與女朋友出外春郊的季節……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大家對名字的定義那麼感興趣卻常造成一堆不解與誤解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女人只要一站出來講話大家就忙著檢視她們的道德與正當性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女性的集合（除了反抗抗俄婦女聯誼會與媽媽教室之外）就會造成一批人的不安與焦躁這真是一個複雜難解的社會《女節》只是從一月十九日到四月四日之間一群女人要一起在一個酒吧裡演戲其中還有女人的男人朋友也來參加她們說她們沒有什麼偉大的沈重的嚇人的意識型態要演出也不是要攻擊敵人挑戰傳統顛覆解構權力《女節》專題推出前夕我的主管（他和他）一再耳提面命這個節的目的是什麼動機是什麼她們要說什麼要喚醒什麼要達到什麼效益妳的前言總論要怎麼寫專訪內容會怎麼寫所有邏輯推演的組織方式以及所有直線理性的思考程序一再再盤旋在小小的腦袋中就像某個古人說的餘音繞樑三日現在清楚的是《女節》裡的女人在無形中已經摧毀了一些這原有的遊戲規則這些女人有的是劇場界的老女人有的是在劇場界外圍觀戰的邊緣份子有的是慕名而來的膜拜者她們有的要講女同志有的要做服裝表演有的要折組語言的弔詭性有的要跳舞有的要重新解釋戲劇巨擘貝克特有的把演講舞台化有的要說生活的災難與幸福有的要上台演出豪華的歌舞秀……有的還沒有想好她要做什麼不論是你的女朋友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你的男朋友也不管是父權鞏固者女性主義者支持女性主義者中庸主義者《女節》其實只是女人們在大地回春百花齊放的春天裡連場作戲罷了



以女性為議題的聯合製作，《女節》並非第一次。過去國內也曾舉辦過女性美術展覽、女性創作唱片、女性裝置藝術等；但純粹集結表演藝術界的女性而組成的藝術節確是頭一遭。這些女人並非什麼三頭六臂，也不是什麼乖張不馴的壞人，她們出來一起搞些東西，外界有不少等著看好戲的、努力期待著的，有人說，《女節》不過是一群女人的聯誼歡樂活動。但也有人說《女節》是台灣發展「女性劇場」的暖身先導活動，《女節》裡的女性要說的是什麼？



魏瑛娟：「如果說，紐約是前衛的、外外百老匯是前衛的，台灣簡直是無政府狀態！」

為《女節》打先鋒的魏瑛娟，去年組了「莎士比亞的姊妹們的劇團」，這次以女同志作品「我們之間心心相印——女朋友作品1號」作為《女節》的第一檔開幕戲，「魏瑛娟」的識別標誌讓很多人對她的戲有很大的期望，尤其《女節》以女性創作者為號召，更有不少人期待聽到、看到她們說出什麼有力量的話，魏瑛娟對此只是淡淡地說：「我的戲沒有什麼，就是三個美美的彩色頭髮的女生，一直咯咯地笑、一直動來動去，跳跳舞、唱唱歌，如此而已。」她說她想她開過多的理論與符號和女性主義的大帽子，她不要搖旗吶喊也不想說什麼，但也許什麼都沒說可能會是說最多的。

魏瑛娟這兩年推出的作品不算大型製作，卻每每讓人有驚奇、新鮮的感受，而擅長以另翼角度處理女性／女同志議題的她甚至被期待成一個國內不可多得的優秀「女性劇場」工作者；仍在紐約攻讀戲劇的她，看多了美國「女性劇場」的侷限性，反而覺得她們把情意表達得太直接、有十分就說到十分，甚至流於口號式的吶喊，就像看台灣的社教片一樣；美國的女性劇場隨著一九六〇年代的婦女運動發展到今天背負了極大的包袱，而台灣則因為剛起步，一切都顯得青澀、稚嫩，因為沒有包袱的負荷，發展空間也相對較大，「如果說，紐約是前衛的、外外百老匯是前衛的，台灣簡直是無政府狀態！」

一九八〇年代小劇場運動時期就推過聲援無殼牛運動街頭劇、「天方夜譚」等政治意味濃厚作品的魏瑛娟，一九八八年時讓演員在舞台上真實表白她們的第一次月經、墮胎、被強暴的經驗，也曾把經典童話「白雪公主」的故事徹底改造換血過，女性與政治是她過去常處理的議題，也是未來最想做的主題，她認為《女節》的出發點很好，但如果這



「莎士比亞的姊妹們的劇團」推出《我們之間心心相印——女朋友作品1號》中，三個美美彩色頭髮的女巫。（攝影／連雲紫）

樣的活動無法累積東西出來，在評估上算是失敗的；而國外的女節設定同一主題（例如：強暴）再讓不同團體各自發揮的作法也許可以在國內試試看。

林因：「與這群女性工作，我常在開場，像個小丑般，因為她們太嚴肅了！」

原本從事藝術經紀工作的林因是這次《女節》中唯一沒有舞台表演經驗的創作者，而她選擇的表演形式——「服裝表演」也是最特別的。

從小就在衣服圈裡打轉長大的林因，一直無法忘記小學時有一次母親把她打扮成一個縮了水的上班族——西裝外套加一件短裙的窘樣，長大之後就開始逐漸背離傳統的衣物限制，她說服裝這個符碼是社會化的象徵，而社會價值觀所規範出來的穿著遊戲正是馴服人類的工具，「『破爛生活節』的時候，我腰上繫了一條水鑽腰帶去到現場，別人都異

樣地看著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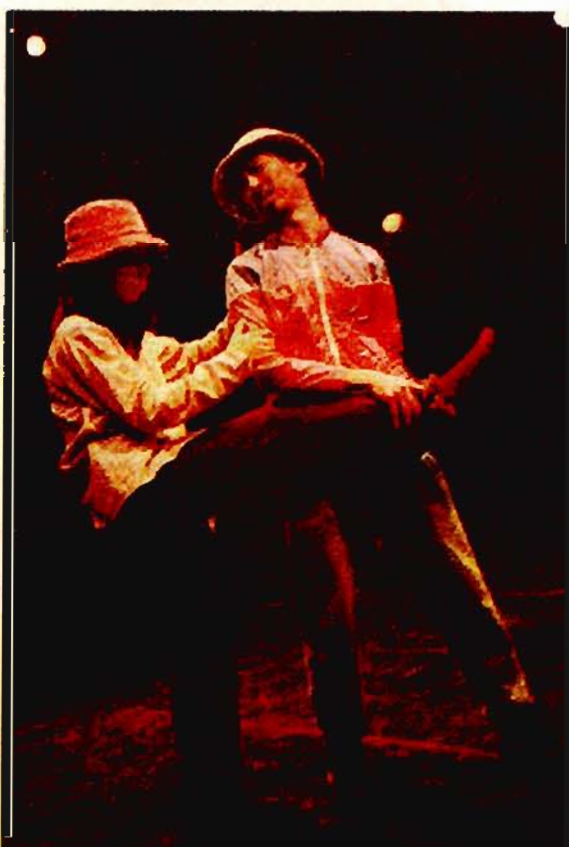
《欲望附身的女體衣裝》表演中，不僅林因一人為「非專業」劇場人，她找來的演員有的是上幼稚園的小妹妹、有的是二、三十歲的美姑娘、也有四十多歲的家庭主婦以及學生姊妹，她說她要讓男女演員在舞台上互換衣物，要讓觀眾看到女人如何從纏足、束腹到束胸的歷史過程，還要讓演員幾近全裸地向現場觀眾要衣服穿，「看看有那位願意脫下長褲或裙子讓演員遮屁股。」

對於自己以圈外人的身份第一次參加《女節》，她對《女節》有一份很深的期待，希望這是女人擺脫「不要到外面拋頭露面」的道德枷鎖而站出來大聲說話的時機，說的話對或是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女人找到自己的管道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她在《女節》內部的工作會議上一直想打破慣有的開會習慣，偶爾扮扮小丑，使場子不那麼嚴肅，她說這是反權力架構的過程。

許麗華：「《女節》這個名字只是因為宣傳策略所需，不必刻意對那兩個字做學問，我不期待《女節》的作品會發出什麼偉大的女性運動聲音，而是期待這些創作者能充分運用劇場元素呈現出多元的女性思維。」

身兼《十個從事婦運的原因》與《欲望附身的女體衣裝》兩齣戲的演員，來自台南「那個劇團」的許麗華，曾在一九九四年「新生態藝術環境」二週年慶的女性創作聯展活動中編導《葫蘆樂園》一劇，她說，「新生態」二週年慶時的女性聯展雖有來自北中南各地的女性創作者參加，包括舞蹈、美術、戲劇、裝置藝術，但《女節》更清楚地把對象鎖住表演藝術界的女性創作者。

（下文接第十八版）



藝術學院劇研所學生鮑代玉的作品《等待果陀上演》（攝影／林乃文）

女節

徵演員：

《女節》作品之一
《欲望附身的女體
衣裝》徵雙胞胎姊
妹一對，意者請洽
：林因 747 - 0392



「河左岸劇團」郭靜美的舊作《青島》。
(圖/許雅紅提供)



(上文接第十七版)

許麗善認為像《女節》這樣的女性創作聯合製作，易被外界期待成意識型態取向、運動取向的意義，而忽略了藝術創作本身的價值，其實《女節》只是對外宣傳時的必須策略，不必刻意在女節二字上做學問；她說，不同女性有不同思維，有的也很可能是男性思維，女性不只是處理父權體制下的女性處境議題，事實上是很多元的。

邱莉燕：「《十個從事婦運的原因》是給半個女性主義者的自己一帖定心丸，也是提給外人的一篇報告。」

曾經在「甜蜜蜜倒店秀」中導演一齣只許女性觀眾進場的女性裸體演出的邱莉燕，這次推出的《十個從事婦運的原因》，是改編自張娟芬的一篇同名演講記錄，加上自編的一些劇情而成，自稱非劇場人的她很有自知之明地說，這可能是《女節》的所有十個作品中最嚴肅的一個，也預期到可能是一些女性主義者或婦運工作者會前來觀賞，但是她並不在乎。

自許為半個女性主義者的邱莉燕說，《女節》策畫到現在像是一群女人在一起歡樂的節慶，有點像家家酒，完全沒有危險性，是一種沒有危險的吸引力，「她」的意義在於讓人知道女性的創作可以是輕鬆愉快的，「她」不過是女性因為不滿足於男性的工作方式而在一起的女性同盟，另外「她」也對低迷的小劇場界提供一種生存的方式。

「《女節》只有女性和戲劇是不夠的，沒有論述、沒有內部一致的共識，有一些問題就無法被照顧到。」她認為雖然每個團體各有各的

議題處理，但她相信仍有共識的存在，那種共識是無法以語言精確說出的女性特有的幽微的神秘力量。

鮑代玉：「『女性劇場』的存在不是女性主義者刻意製造的東西，女性有著不同於男性的思維方式及問題切入角度，這種女性特質自然而然影響作品的風格而形成所謂『女性劇場』。」

在藝術學院劇研所攻讀導演組的鮑代玉，以《等待果陀》上演《女節》的演出，該戲把貝克特原劇本中以單一性別取代多元性別的處理方式顛覆掉，而將兩個等待果陀的男角改為一男一女，再從中凸顯男女相互依賴、權力支配的情形。

在藝術學院導演組的二男一女研究生中，男性傾向於擅長處理作品的大塊結構，女性則擅長經營作品的意念與氛圍、近似於詩意的文學，鮑代玉說，她自督的風格常會引起多位教授的質疑，「你的作品人物間的關係是什麼、邏輯是什麼？」她說並非她沒有注意到這些批評價有的邏輯性結構問題，而是那些根本不是她想關切的部份，但是女性創作者的細緻卻從不被認為重要。



女性的朋友

鮑代玉認為女性創作者有一套別於男性工作者的詮釋觀點、工作組織和態度，自然會影響她們作品的風格與氣質，而形成所謂的「女性劇場」，但她也強調目前台灣還沒有女性劇場的存在，她以為的女性劇場在內容上應該對議題有另類、非父權的切入角度，工作方式上有一套自己的工作體系，議題上則應該避免只是不斷地「挖自己的肚



遠從台南迢迢北上參加女節的「那個劇團」，這次推出楊美英編導的《情境·對話II——你說我愛你》
(圖/楊美英提供)

臍」，還能處理女性議題之外的題目。

她認為《女節》是第一次結合表演藝術界的女性創作者、造成

一股弱勢者的力量，但應該多加一些論述、評論、座談的元素，將《女節》的訊息和精神傳達出來。
(全文完)



我也覺得好煩

截稿後再搞

從來沒有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與這麼多的女人接觸，高的、矮的、肥的、皮包骨的、暴牙的、恍惚的、高雅的、帥氣的、邋遢的、咄咄逼人的、沒有主見的、引起欲望的……與她們對談之中，《女節》的圖像和氣質逐漸被勾勒出來；訪談結束，關於女人、關於女性主義、關於女性創作這些事，就像諾大的空屋裡傳來彼此交疊的回音般清晰而模糊。

《女節》除了是一群女性創作者之外，跟其他的藝術節（例如《四流巨星藝術節》）有何不同？

女人要怎麼找出自己的管道說自己的話？

《女節》到底需不需要論述？

辦座談、引論述會不會又落入傳統的遊戲規則？

《女節》有什麼另翼精神？

《女節》要累積什麼？

「基進的女性劇場在舞台上演員會以月經血彼此塗抹。」

「《女節》應該找到自己的籌錢辦法，例如找商業贊助，擺脫小劇場、另類劇場被另眼相待的命運。」

「參加《女節》的創作，讓我感覺不像從前般孤單，因為我知道還有一群人也同時在做同樣的事情。」

「《女節》應該在媒體上好造勢、渲染，引發不同的評論出現，使得下一次的《女節》更成熟、更精準。」

我們提了一些很有「意義」的問題，也聽到了一些在進步座標上不同位置的發言，對第一次製作、人員和經費緊縮、品質可能粗糙的《女節》來說，這些言論看起來像是硬塞「歐羅巴」般的暴力與無益，而與這些女性的對話中也悄悄得知她們對革命運動的感知度，有著基進、溫和與保守的差異光譜，這是沒有統一共識的《女節》參與者毫無遮掩所表現出來的現實與天真，並不是每個來參與的都是舉著大旗揮舞的婦運工作者。

《女節》尚未上演，已被眾多的期待覆蓋。耳邊突然傳來這樣的對話：

x：小劇場裡早已有很多女性出來拋頭露面了，在各個領域也是，為什麼有些參加《女節》的人還在強調這是一個讓女人打破「不得拋頭露面」的道德禁錮的機會？是太保守、太無知還是太基本教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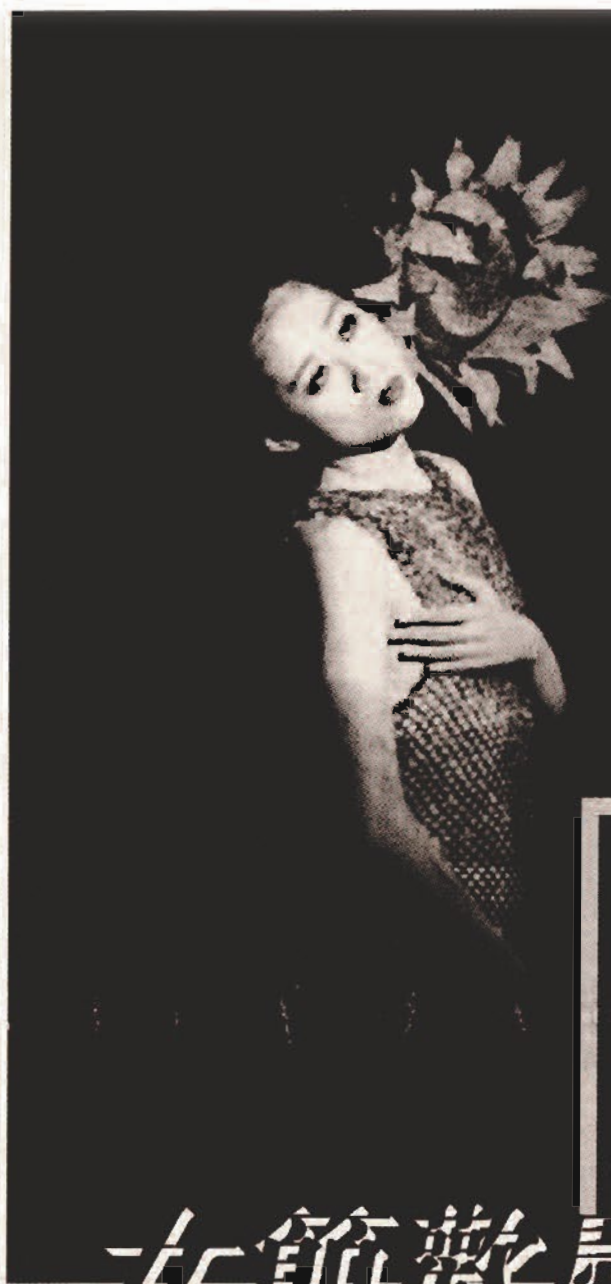
y：《女節》若真要耍觀眾的話，何不基進地掛著《女節》的名號，請女人來談男人、叫男人來處理女人的問題，擺脫自怨自艾。

春天裡百花齊放、女人們逢場作戲。《女節》之外，身體原點工作室新作「我是你夜間的馬」打著女性主義劇場旗幟上演了。

小劇場中關於性別、欲望、身體、同性情慾的作品在這一、兩年來風起雲湧，有人抗拒用任何女性特質、女性主義、性別劇場「自我命名」，有人則試圖歸納出屬於女性劇場表演的身體與空間美學——問題可能在於，脫離特定的歷史與物質條件來定義所謂的「女性特質」，或定格一種非歷史化的「女人性」，只會成為本質論的神話一則。

採取女性主義「個人即政治的」性別策略，首先是以瑣碎的個人政治突破公共／私密領域的劃分，取代宏論歷史的記憶片斷、個人敘述、身體經驗……。再者細緻處理女人之間的差異性，不論是身體情慾、女同性戀主體、階級、種族差異……。形式與美學上，還有更廣漠的潛意識荒原等待探險漫遊。

還是要先感謝這些努力做戲、快樂上演的女朋友們。



(圖／身體原點工作室提供)

女節歡慶， 瘋狂甜美

文／蔣慧仙
攝影／丘德真

「女性劇場是長遠的路。『我是你夜間的馬』是一個嘗試的開始，企圖經由對於女性主義及身體的觀想與省思，從中發掘女性自身潛質，如身體、語言、慾望等，進一步建立一套新的劇場詩學，以顛覆傳統中男性凝視為主的再現機制。」

身體原點工作室、「我是你夜間的馬」導演戴君芳這麼說。他們還宣稱，這是「女性主義劇場計畫」的第一步。

劇場的創作，至少就這次「我是你夜間的馬」，戴君芳表示是從個人的經驗出發，表達「個人的即政治的」立論與立場。當有人問起這齣戲中女性角色的代表性與革命潛能時，「女人並不構成一個整體，之間也可能是相互衝突的。如果要做那麼大的宣稱，不如直接去搞婦運」。很直接的回答。

在詰難理論與定義的問題之前，先來在戲言戲。她嘗試用四個段子來凸顯女性情慾的拓荒歷程——女性主體必須從自身尋找安全感的來源；「同時，並不是在宣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之後就不會有困頓與懷疑，」她以女人真實生活裡面臨的困境，與女性主義展開對話。

「蒙娜麗莎偷偷手淫」、「女性主義者在街頭邂逅交通警察」、「天使與巫婆在男人的陽具上跳舞」、「向日葵的偽陽光高潮」四個副題，似乎昭顯了身體劇場的開端。為什麼標舉出這麼多關於性慾的術語呢？和女性主義者又有什麼關連？

「過去這一兩年出現了一些作品」她舉例，魏瑛娟女同性戀作品「甜蜜生活」、戲班子同志劇作、臨界點「瑪莉瑪蓮」……「讓我看見了女人特殊質素正在發酵」。另外，女性主義情慾自主論述也是她創作時重要的對話脈絡。

「身體與情慾的開發，真的可以作為能量的來源，」戴君芳一手拿煙、一手覆蓋著下腹部，「對於女人，這裡是月經、懷孕、性慾發生之處，我覺得腹部與陰道有特別的能量在。」她想透過劇場來呈現情慾即是力量的來源。

於是，台上有三個形色各異、被男人欲望投射的女體，皆被命名為「蒙娜麗莎」。在男性的注視目光中，這些百無聊賴的女子們開始撫觸自己的身體……胸乳與陰部……羞怯與狂放……啊呢美妙呻吟此起彼落……如花瓣舒綻高潮來臨……一個男子衝上來澆水大喊「失火了」！

這個片段，讓人聯想起年來女性情慾論述「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所引燃的一片慾望焚風，引發了男性擔憂失控的「滅火焦慮」；尤其，當三個女人在台上或者磨蹭、或者踢打、或者翻滾、又瘋又野的自慰場面，真是把閨秀浪漫哀怨的傳統刻板女性特質給遠遠地拋擲在後了。至於男人——也許是一個報復的、惡意的玩笑，只有一個角色象徵父權結構，而且給徹底消音了。他筆直站在台上，兩個女人

比劃丈量著陽具問：是大於、小於還是等於？這是戴君芳自嘲、戲謔卻又具現實感的女性情慾調侃之作。

「向日葵的偽陽光高潮」則是女性的情慾自覺過程。暖黃的向日葵，從汲汲向陽（男性）找光、外尋安全感的偽陽光高潮意象，轉變為自體發光、自身就是安全感的來源——強調女性的生理特質，解放女性身體的情慾自主——這齣戲裡戴君芳可以說是一個性慾革命的樂觀論者。

戴君芳不否認自己能嫺熟地操作這些欲望的語言與意象，是受了女性主義理論的滋養。她壓縮了許多銘刻在女性身體上的文化象徵的符號——處女血污令人怵目驚心，鞭痕淤青打破了冰肌玉膚的美貌神話，用服裝混淆僭越了白色聖女／紅色妖女的二元對立，「在戲的發展過程中，去呈現女人的身體是社會性的、性別是建構的。」

不過難處卻好像並不僅在於劇的結構，演員表達性慾快感時不自覺會出現像舞孃般的扭腰動作，肢體表達的侷限性讓成員發現「要作所謂的女性主義劇場，肢體語言的開發恐怕是非常大的挑戰。不過也正是如此，這次和劇場表演結合的過程，帶來了一些神秘的經驗。」她說，下一齣戲的創作，希望可以甩開結構的限制，一群女人想怎麼玩就怎麼玩，建立一塊屬於自己的領土。

讀TIME很難嗎？

TIME EXPRESS 讓您快速解讀時事 輕鬆學好英文

TIME《美國時代雜誌》正式獨家授權的
TIME EXPRESS《解讀時代美語雜誌》
隆重上市，從此讀TIME輕而易舉！



為慶祝TIME在亞洲發行50週年，特別推出
「青年領導人」學生特惠專案

學生特惠價

一般讀者

1月31日前特價

TIME EXPRESS

半年	\$850	960
一年	\$1,500	1,900
兩年	\$2,800	3,840

TIME EXPRESS+TIME

一年	\$4724	8,160
----	--------	-------

TIME VOICE+TIME EXPRESS

半年	\$1,400	1,680
一年	\$2,500	3,360
兩年	\$4,400	6,720

TIME EXPRESS 一年12期

+

TIME 一年52期

+

TIME 常用分類字彙政治篇

+

TIME 雙用環保背包

+

美加大學留學指南

=

\$3,068

原價1920

學生價1200

原價5720

學生價1868

原價300

現在送給你

非常環保

免費的

非常實用

非常划算

1月31日前
有效

訂閱項目	一年	贈品
TIME EXPRESS	12期 1200元	
TIME	52期 1868元	TIME 雙用環保背包
TIME EXPRESS + TIME	3068元	1. TIME 雙用環保背包 2. 美加大學留學指南 3. TIME 常用分類字彙政治篇 (三項都是你的)

★5人以上團體訂購另有優惠，請電洽：236-5600 解讀時代發行部

POTS 零售點

1. 女書店 新生南路三段 56 巷 7 號 2 樓
2. 台灣書店 新生南路三段 76 巷 6 號
3. 書林 新生南路三段 88 巷二樓之五
4. 鼎典書房 新生南路三段 88 巷七樓之五
5. 台灣渥克 羅斯福路三段 210 巷 1 - 1 號
6. 文化雜貨 羅斯福路三段 240 巷 11 號
7. 漂流木 羅斯福路三段 316 巷 9 弄 4 號
8. 唐山書局 羅斯福路三段 333 巷 9 號 B1
9. 派地唱片行 羅斯福路四段 38 號 1 之 4 樓
10. 黎明書局 重慶南路一段 49 號
11. 建宏書局 重慶南路一段 63 號
12. 三民書局 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13. 世界書局 重慶南路一段 99 號
14. 政大書局 指南路二段 64 號
(政大校內)
15. 今日書局 (政大) 指南路二段 129 號
16. 東森書局 指南路二段 123 號

17. 123 文化廣場 北市興隆路二段 220 巷 31 弄 24 號
18. 大大樹音樂 永康街 42 之 1 號
19. 今日書局 和平東路二段 49 之一號
20. 誠品(世貿店) 信義路五段 2 號 B1
21. 昌序唱片行 和平東路一段 266 號 6 樓之 1
22. TOWER (頂好) 忠孝東路四段 71 - 1 號二樓
23. 誠品(敦化店) 台北市敦化南路 1 段 249 號 2F
24. 雲龍出版社 淡水鎮英專 56 號 (原知書房)

25. 誠品(天母店) 中山北路七段 34 號 B1
26. 一發唱片行 士林區文林路 197 號
27. 搖滾萬歲 士林區文林路 468 號 2 樓
28. 非凡人物 松德路 153 號 1 號
29. 國立藝專合作社 學園路 1 號
30. 金石堂城中店 台北市重慶南路 1 段 119 號

31. 金石堂忠孝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 4 段 230 號
32. 金石堂站前店 台北市忠孝西路 1 段 78 號 1.2.3.F
33. 金石堂信義店 台北市信義路 2 段 196 號
34. 金石堂大直店 台北市大直街 62 巷 2 號
35. 金石堂淡水店 淡水鎮英專路 4 號
36. 金石堂民生店 台北市生東路 5 段 119 號
37. 金石堂士林 1 店 台北市文林路 121 號
38. 金石堂天母店 台北市天母西路 3 號之 35 - 52 / 2F 之 46 - 66
39. 金石堂新店店 新店市中正路 190 號
40. 金石堂莒光店 台北市西藏路 125 巷 9 號 1 樓
41. 金石堂寶慶店 台北市寶慶路 32 號 7F
42. 金石堂石牌店 台北市石牌路 2 段 46 號
43. 金石堂欣欣店 台北市林森北路 247 號
44. 金石堂士林 2 店 台北市基河路 15 號 3 樓 (金雞廣場)
45. 金石堂明德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 5 段 297 號 B1
47. 東海書苑 台中縣龍井鄉新興路 2 巷 2 - 1 號
48. 新生藝術環境 台南市永福路二段 138 號 1 樓
49. JANURFER 台中綠川西街 135 號 5 樓 B50
50. 黎明書局(機場) 桃園中正機場(出境大廳內)
51. 新東陽桃園中正機場(出境大廳內)

廣告



毒品年

—大家來反反毒



總統大選之前，除了官方老是散佈的「以總統之名」的毒品外，我們熟悉的「毒品」、用毒經驗全部都被肅清而且像「匪諜就在你身邊」般的禁止。當然，最好笑的是每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長官都會用那個可笑的姿勢說：「反毒」。

POTS 一如本名，開始推出年度大專題，並私自訂 1996 年為「反反毒」年。去年 (1994)，美國當地因大麻被捕的人將近五十萬人，現在，你曉得哈佛、耶魯的學生則為大學四年訂定毒品學習計畫？你知道荷蘭、加拿大、德國、美國的毒品政策還有正反兩派的辯論因由？你知道毒品與音樂、藝術、電影的關係嗎？你知道網路上的毒品討論區 (alt.drug.*) 已經在討論英國的社會自由主義的侷限和左派如何看待毒品的問題嗎？還有網路上、各種毒品的文獻資料、圖片、辯論、以及與警察捉迷藏的故事嗎？當然，你想知道各類的毒品的歷史、用藥 ABC、還有國家如何用它們來完成戰爭嗎？

最重要的，毒品的正當性並不單純在於身體自主權的掌握，而是逃逸社會集體控制的工具之一，因為它足以顯現國家政策的惡質文化與道德相悖的功利政策。

歡迎加入 POTS 毒品年 (截稿日期：一月 24 日)
一、600 字內，描述你的用藥經驗 (來稿者絕行保留)
二、300 字內，你贊成或反對毒品開放？有限度開放還是無限度開放？理由請充份且直接





說謊夜總會 (下)

整版文字／黃建中

另翼通訊口號：

狂花長滿綠樹今天通合結婚

通訊十號：
獻予孽戀人

難道這三十年來，她都沒有說實話的衝動嗎？莫非她可以承受欺騙所帶來的罪惡感嗎？她一直覺得自己是正直的女人，在各方面都很誠實。她始終認為誠實可以讓不必去懷疑，不論是懷疑自己還是懷疑世界。但是現在她正在做著誠實的自己不會做的事，她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回，她們一票人相約看電影，一部得獎的商業片。看完電影，她馬上對英英說：「其大爛片是也。」英英反問她為什麼，她卻笑而不答。因為她一清二楚，說謊者的嘴臉就像電影裡的智慧大罪犯一模一樣。

那英英呢？英英又是怎麼發現她在瞞人的？又是怎樣不揭穿她的呢？坦白講，英英只是懷疑，從不去查證。英英知道她壓抑，似乎得從說謊中學習解放自己，是以英英對她懷有溫柔的感觸，就幫她圓謊。

英英和她快三十歲了，某天醒來發現自己不再特別，不再像以前一樣，走到哪裡都被人禮遇，受到熱情或是忌妒的注目。那時節，即使是對她們的氣質無動於衷的人，眼角也是要若有似無地掃上她們的。如今卻不同了，鬱悶的生活，鬱悶的人類，鬱悶的青春，鬱悶的靈魂。

她們很難過，也有點兒擔心。「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的俗語似乎應驗了，讓她們半夜裡想得心驚。所以，她對英英說謊，或是英英容忍她的謊言成了必要的某種彌補。

「一個愚蠢的世界充滿了愚蠢。」英英說。於是，她們的相互謊言是真實，是艱辛生活中的一則神話。

她們倆因了這個共同創造的謊言（神話？），在一群人當中，惡意的環境裡，怪獸環伺下，享受了許多的樂趣。在她六十歲的生日，她笑對英英，告訴她實情，英英什麼話也沒說，只深情地抱住她。相擁的那一刻，她和英英忽然都了解到說謊是如是地美妙。

晨光中，你醒來... 你的心四處飄盪著... 好像有隻手掌嘗試撫平傷痛，有雙眼在看著，眼中印著悲憫... 小明說：「四兒你不要再逃，去和街上素昧平生的人相遇。」... 自私沒有不好，只會讓被自私的人痛心；愛人而沒有回報，是三角戀愛中第三者的悲劇。

我聽到了，你昨天深夜撥電話給他，可是他接起電話後一言不發... 我知道他不爭氣，玩弄人的感情，對甲說乙如何如何不好，又對乙痛罵甲的缺點，虛與尾蛇，不爭氣的行為一樁一樁，我不喜歡！我痛恨！... 總而言之，他不爭氣。我希望你不要再為他呻吟了。...

或許愛情的多折就在於不了解自己... 走入愛情之後，也不知道自己撲火般的性格即將把彼此帶入悲劇的陷阱中...

你像對待奇花異草一般灌溉這份情感，心甘情願讓早已看破真相的人嘲笑你，讓他們等著看你的笑話，你仍然堅持傻頭傻腦，健忘情人的劣行。

怕被社會遺棄，為什麼？... 如果沒有人記得你，你以前所作的一切，你的光榮，你的平凡都不存在，這個人等於白活了。... 而人們根本懶得同情你，人人都被生活鞭策，所有人只悲己之悲。... 「明天你應該會開心」... 開個生命的玩笑... 開個愛情的玩笑...



另翼

二次大戰後數年的光陰，東歐成了藝術性高、哲學位濃厚的動畫製作大本營。這時節，在社會主義政府的領導下，動畫製片廠一一成立。社會主義政府並規定每年動畫影片生產量的一半，必須是兒童電影。

不過，政策的仍歸政策，歐洲人文匯粹，動畫家耳濡目染，文藝造詣都在水準之上，是以他們所拍攝的動畫電影中，受到青睞廣獲美譽的反而是成人動畫，而不是為政策而做的兒童電影。

總體上說，東歐動畫的特色是充滿黑色幽默，以及題材上普遍呈現的疏離和挫折。無論以那一種形式呈現：暗喻政治壓迫也好，諷刺生活困難也好，所有反映在藝術上的，均是當地政局、經濟情況和事件的縮影。

黑色幽默的

動畫天堂

作者／約翰·哈拉思
譯寫／邱莉燕

保加利亞

1949年蘇非亞電影製片廠成立，保加利亞於焉開始有動畫電影的製作。到了1955年，塔德·狄諾夫(Todor Dinov)的「英雄馬可」拍攝完成，奠下基礎。後來的整整一個一九六〇年代，他接受蘇聯莫斯科特派的動畫技術人員進一步的訓練，便致力於推動保國動畫。

近年來，蘇非亞電影製片廠一年大約製作二十部動畫。

▲圖為今年金馬影展動畫片《隨身攜帶》劇照。(金馬影展提供)



波蘭

環顧全世界的動畫影片，波蘭的動畫具有一些非常獨特的元素：(1). 偏重於美術或抽象感，不重於故事的述說；(2). 意念為先，因此較允許在美術上有發展的空間；(3). 很少出現刻意搞笑的鬧劇或是好萊塢式的笑點。兔寶寶(Bugs Bunny)、湯姆與傑利(Tom and Jerry)之類的擬人化動物角色，絕無僅有，其激烈的身體語言也極為少見。(4). 對於人與人的矛盾、內心的絕望、自然力量下顯得渺小的人類，有充份的體認。

這些特色或許和波蘭民族一直飽受戰禍洗禮，不斷被外來勢力入侵的歷史背景有關。波蘭的動畫，在主題方面普遍呈現出一種憂鬱感，然而就美術方面，仍然極具創意與想像力。

波蘭動畫真正在國內各地發展起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華沙、洛茲、畢耶斯科、畢雅拉、波茲南等地，均設立了動畫製片廠，年年出品大量的動畫電影，其中並以兒童動畫居多。

早期發展期間，尚·連尼卡(Jan Lenica)和波洛齊克(Borowczyk)

是兩個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們倆在移民法國前，在波蘭合拍過「從前從前」(1957)和「DOM」(1958)，這兩部取材傳統童話的影片和他們後來於巴黎完成的「泰迪先生」(1959)，視覺風格均強調圖案的設計，故事性反而被忽略。連尼卡的前衛風格獨特，為他贏得了當代數一數二藝術家的美譽。

連尼卡有動畫鬼才之稱，他的電影充滿黑色調，美麗，常見令人發惡夢的場景。「迷宮」(1961)中，一個男人被抓，頭被鑽開，插入一個漏斗，被灌進不知什麼液體。灌好後，頭頂的開口就漆封起來，然後人放到大街上。他另一片「A」更有名。「A」的主角一直被一個巨大的「A」字母騷擾，當他被搞得快崩潰時，便下定決心摧毀這個大「A」，他歷盡千辛萬苦最後好不容易成功了，卻赫然發現一個同樣大的「B」在等著他。

波洛齊克則獲得了更大的讚譽，有人認為他是戰後最擁有藝術氣息的動畫導演。他最驚人的作品是「天使們的遊戲」(1964)，這影片態度冷靜地揭露了納粹集中營裡慘無人道的罪行。片中運用了大量的照片拼貼：前進中的火車、集中營內冷硬的牆壁和天花板、管子裡滴著黑水，穿插著天使墜落的翅膀。唯一的人類是個穿靴的女囚，頭上卻一根頭髮也沒有，全部都被剃光光了。波洛齊克沒有畫出任何的暴力，看了卻讓人不寒而慄。

另一位波蘭動畫史上的重要人物是維托·吉爾茲(Witold Giersz)。他的創作方式恰好和英美習見的動畫製作方式相反——先從美術開始，於圖案中浮現母題。事實上，波蘭美術中，平面圖案設計一向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呈現在動畫這種媒體時也不例外，動畫家普遍都喜歡採用這種方式去製作動畫。

吉爾茲於1956年開始從事動畫製作，一直等到一九六〇年，他完成「小西爾斯」才引起國際矚目。這部片所具有的原創性，在於用筆刷造成的視覺效果很強烈。因為他把各種大色塊的顏料直接刷在賽璐珞上，不過這種方法不適合畫輪廓仔細的人物。另外，他的「紅與黑」更是淋漓盡至地處理顏色，其視覺上色彩的變幻十分可觀。用毛筆作畫的「馬」(1967)和「火」(1975)，則都是談有關逾時空的進展。

米羅斯勞·齊周維茲(Mirosław Kijowicz)則擅長用簡單的線條來傳達哲理。「烏龍」(1966)及「路」(1971)都是採用這種風格，以避免、減少視覺效果干擾到影片所要傳達的訊息。

賴斯扎德·傑可拉在一九六八年拍攝的「點名」，描述關在納粹集中營裡的囚犯——被槍斃的經過，全片均以單色調繪製，見了令人畢生難忘。

至於丹尼爾·史可哲古拉(Daniel Szczechura)可能是最能結合設計風格和社會諷刺於一身的一位。澤西·庫契亞(Jerry Kucia)則是比較晚進的動畫家。他的影片所描繪的人類行為，片片段段，且均是低角度特寫，在視覺上讓人耳目一新。

總而言之，波蘭動畫的存在，顯示了平面設計風格在動畫媒體上的運用，對於動畫藝術的貢獻，主要是開了一扇實驗的窗子，使全球動畫增色不少。

兩次大戰期間，美國、瑞士和蘇聯等國家的動畫正如春花綻開般興盛，捷克的動畫製作也稍萌芽。位於首都布拉格有 AFIF 電影製片廠，成立於一九三五年，擅長於電影停格製作（Stop Motion），但是作品大都缺乏原創力。在德軍佔領捷克期間，該廠被納粹接管，除了產出一部「克拉海濱的婚禮」（故事普通，並深受狄斯奈的影響）之外，其餘乏善可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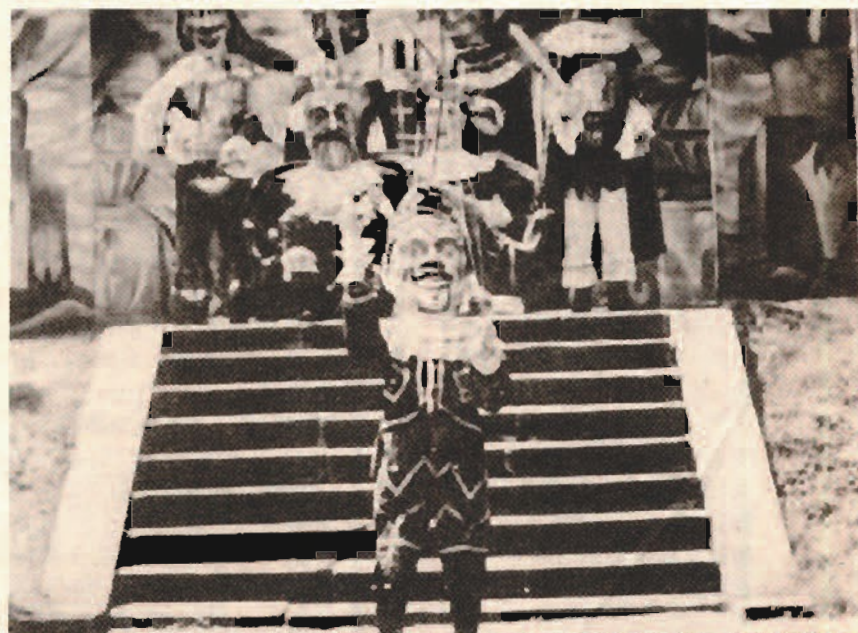
這段空白的日子在戰後迅速被填補，一些製片廠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如奎基電影公司、崔克兄弟電影製片廠，和非常出名的加特娃多夫電影製片廠。在整個歷史當中，吉瑞·川卡（Jiri Trnka）是統領布拉格動畫界的精神領袖。戰後，他被指派成立捷克國家電影的動畫部門，他在戰後所拍攝的，不管是「SS」，還是「祖父栽種鬱金香」也好，畫面的煽動力都很強。他總共活了五十八歲，靠著幾部動畫卡通，迅速地使奎基電影公司揚名。

另外像是卡爾·齊曼（Karel Zeman）、加特娃多夫電影製片廠的賀明娜·泰爾洛娃（Hermína Týrlová）也都是重要的代表性人物。

泰爾洛娃的兒童電影拍得十分簡單易懂，製作過程卻異常複雜。她用毛線、衣服、各類花樣繁多的織品等等，經過巧妙的「安排」後攝製成動畫。這種技術很少有人會，她瑣細的手工嚇壞觀眾，故事卻取悅了眾多孩童。

之後的捷克動畫界，繼承吉瑞·川卡領袖地位的是布列提斯拉夫·波賈（Bretislav Pojar）。他不但師承了川卡立體偶動畫的技巧，更進一步發展出自己獨特的物體動畫方式。波賈，就像他可敬的前輩大師一樣，在先獲得了國際性的聲譽之後，方才取得了捷克祖國的認可。

布拉格的出色藝術家尚有史坦尼斯拉夫·拉投（Stanislav Latal）、視覺幽默獨樹一幟的吉瑞·布登卡（Jiri Brdecka）、知名的凡可拉夫·貝尼區（Václav Bedřich）以及曼·道·波恩三人小組等人，他們共同發展出新穎的美術風格，並明敏地批判社會現況。



▲圖為今年金馬影展動畫片《浮士德》劇照。（金馬影展提供）

在一天的時間內包辦，所以每一部片毫無例外地要從早忙到晚，以便趕上第二天在電影院裡放映。我曾在他手下學過四年，從這種快速作業中獲益良多。也更從帕爾對於細節的謹慎、仔細估量觀眾的反應和他某種藝術家的直覺當中，習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二次大戰後，帕爾便投奔好萊塢，成為美國科幻電影的重要先驅人物。相較於他，我則在一九三二年和蓋烏拉·馬可斯卡西（Gyula Macskassy）一起成立了動畫片廠，之後我們受漫畫家非力克斯·卡索維茲之邀，加入了彩藝公司（Colortron Studio）。在短短的四年之內，我們拍出了四十二部動畫短片，廣告與實驗兼具。

但匈牙利動畫真正開花還是在五〇年代潘諾尼亞電影公司（Pannónia Film）成立之後。一群優秀的動畫家蓋烏拉·馬可斯卡西、馬塞爾·揚科維奇斯（Marcell Jankovics）、阿提拉·達蓋（Attila Dargay）、約瑟夫·納普（Josef Nepp）、山多·來亨布區勒（Sándor Reichenbúchler）、約瑟夫·蓋美斯（József Gémes）。他們導了幾部美國出資的卡通長片（如「河馬雨果」），這個經驗使得蓋美斯以「英雄時代」奪得了一九八五年安諾西影展的最佳動畫長片獎。

今天，潘諾尼亞電影公司已成為歐洲最大的動畫製片廠，有三百三十位員工，擁有製作動畫長片、電視卡通和廣告動畫的技術，同時也不忘產出實驗動畫。幾年努力下來，該公司成績斐然，並陸續擴展至如卡可斯卡密、佩可斯等其他城市。



▲圖為今年金馬影展動畫片《沙之歌》劇照。（金馬影展提供）

南斯拉夫

毫無疑問，歐洲動畫中最饒趣味的鮮花之一綻放於南斯拉夫這個國家，而這必須歸功於薩格布動畫電影製片廠的顯著成就。薩格布，一個沒沒無聞的小鎮，自一九五六年成立動畫電影製片廠以來，便頻頻在國際影展上得獎，於是，此後人們就稱呼這些得獎影片為「動畫的薩格布學派」（The Zagreb School of Animation）的產品。

第一批引人矚目的薩格布動畫家有杜山·布柯提希（Dusan Vukotic）、瓦特洛斯拉夫·米米卡（Vatroslav Mimica）、和尼可拉·柯斯提拉克（Nikola Kostelac）。當他們的作品首度在坎城國際影展公開放映，榮獲了廣大的迴響時，很少人知道他們大多沒受過學院的動畫訓練，都是靠自己揣摩摸索。他們不但在內容和形式上均有新意，在美術設計上亦完全原創。

之後，許多好手陸續加入，使薩格布的聲譽更隆，譬如原本是畫漫畫的波里溫吉·多伏尼柯維希（Borivoj Dvornikovic），加入薩格布的陣營後，製作出許多令人捧腹大笑的卡通動畫。尼德利柯·德拉吉希（Nedeljko Dragic）原來的職業也是漫畫家，不過他在動畫中展現的風格更加有力量，視覺幽默更狂野。

薩派的風格比較親英美，而非由於地緣關係，像其他的東歐國家具有「東歐風味」。畫家布瑞克（Bourek）專攻在畫面上營造超現實場景，安提·薩尼諾弗克（Ante Zanimovic）則提供赤裸裸、帶尖刺諷刺的情趣，丹科·葛斯帕洛弗克（Zdenko Gasparovic）的「Satiemania」（1978）成功地結合了動畫和美術兩種媒介。

一般認為，薩派的成就輝煌，迄今三十年亦無人能逾越，現在雖然已失領導地位，風采轉讓給加拿大國家電影局，但仍受尊崇。也沒有人會否認，除雕塑藝術之外，南斯拉夫的名字可以傳揚到全世界去，就是靠這一個小小的動畫電影製片廠。

除了薩格布一地，在諾文貴得的貝蓋德和史考皮兩人（Belgrad and Skopje）如今也加入動畫生產大軍的行列。憑著個人的才氣和南斯拉夫源遠流長的專業精神傳統，無疑地將會踩著先賢的腳步，繼續維持南斯拉夫的動畫美名於不墜。

匈牙利

1928 年到 1933 的五年之間，匈牙利的抽象動畫在全世界是個中的佼佼。最早，來自德國包浩斯學派的幾個老師在布達佩斯開課，想擴展他們的設計革命理念。他們的基本想法是，設計形式（1）應注重功能（2）表達方式力求簡潔（3）消除所有視覺上的繁複，以創造一種新的美感秩序。

由此可知，包浩斯學派不只在建築、平面設計、舞台設計與攝影上佔有一席之地，也力求在電影藝術中建立勢力。

談到抽象動畫，不得不談到德國的實驗動畫家費辛傑（Fischinger）和李克特（Richter），此時的他們正在柏林拍攝抽象動畫；然而，在布達佩斯，做這種事的只有拉斯洛·馬霍利-納蓋（László Moholy-Nagy）、亞歷山大·波特奈依克（Alexander Bortnyik）。我（約翰·哈拉斯）曾有機會做他們兩位的助手，這使我尤感榮幸。

馬霍利-納蓋是個醉心於攝影實驗的人。他將金屬片迅速移動，並拍下如是形成的精緻圖案。他先把鋁片、塑膠片、鐵片和玻璃穿孔後串接在一起，做成一組精密的裝置，最後再擺進畫框裡。接著通電，讓這組裝置不斷地旋轉，讓它們在花樣繁多的打光下，幻化出美麗的景象。這般拍攝得到的抽象圖案，呈現在螢幕上的風景令人印象深刻。

波特奈依克對於動畫卻另有一番想像。做過美術設計的他，更試圖尋找人物動畫的新風格。他眾多的作品當中，波特奈依克最富趣味的應該是他的自傳電影動畫。這部片花了他一年的時間完成二分之一，之後就沒下文了——他從未完成這部片。因為不適應動畫這種要花費大量時間和人工的媒體，他最後終於失去了興趣，又回到了美術設計的老本行。

在同一時期，一位傑出的大學生喬治·帕爾開始從事廣告卡通短片的製作，生產率是一天一片。劇本、美術設計、攝影和沖洗過程，都

破

繭而出

婦女研究的漫漫十年路

展翅飛

文／周碧城

研究資源 靠自立救濟

今年，1995，在臺灣史上似乎是個特殊的一年。有人仍說：今年臺灣光復五十週年；有人卻認為這是臺灣終戰五十年；更有人為這個潤八月而憂心。一時政治權力場域內熱鬧非凡。不但如此，臺灣四百年第一次的全民直選總統就要在明年舉行，而其哨站的第三屆立委卻在今年就開始，而在這號稱世紀之戰的選戰中，婦女選票更是一個各方急於開拓和吸取的票源。一時之間，婦女好像成為政治場上的要角。

然而，在這一片喧嘩之外，卻很少人注意到，其實1995年，對婦女和性別政治還有其它的意義。對當代的婦女運動而言，1995年象徵女權運動第四個十年的開始，全球婦女研究的四分之一世紀的里

程碑，也是臺灣婦女研究的第一個十年的段落和臺灣婦女／性別進入全球網絡系統（WWW）的開始。雖然沒有什麼媒體的特別報導或其他的儀式，只有臺大婦女研究室舉辦了一個十年回顧的研討會，象徵性的宣示第一個十年的結束，也為第二個十年開始打氣。這個研討會提供了一個觀察臺灣婦女研究「十年有成」的場合，其中有幾個現象特別令人感觸良多。

（一）給臺灣的婦女研究寫年譜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也是一個招事惹非的舉動，因為臺灣的學術界和婦運界對此各有不同，而且非常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也不敢作此事。假如我們姑且以臺灣第一個於1985年9月正式立名掛牌而成立的臺大「婦女研究室」作為起點來看的話，今年已經十年了。在這不算短的十年中，有多所大學相繼成立與婦女／性別相關的研究室：如清華大學人社院的「兩性與社會研究室」（1989年）；高雄醫學院的「兩性教育諮詢中心」（1992年）；今年又有臺大城鄉研究所成立的「兩性與空間研究室」和中央大學的「性／別研究室」（註）。這幾個研究室都採取跨科系、不佔名額、沒有正式編制

的方式。也就是俗稱「軟錢」（soft money），靠計劃來養人和辦事，而非靠學校編列預算支持的「自立救濟」型的研究單位。學校既不需要另外給預算也不給名額，頂多是提供空間和部份圖書經費，就可以得到推動在兩性和婦女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運動與研究 握手言和

表面上看起來，這種方式的從事婦女／性別研究固然有其理論上的理由和好處（關於這類討論，一般婦女研究著作有相當討論，這裡不贅述），但不必諱言地，亦有其事實上的無奈。若仔細分析，前述的婦女研究的工作方式其實很符合女性在社會和勞力市場的分工；亦即，女性的工作或性別常常是隱性化，不但婦女的家務工作和私領域工作不被社會的經濟體系賦予價值，其在公領域的工作亦被認為是次要的或是私領域角色的延伸；更甚者，性別從來就不認為是社會分類的重要類別（category）。社會和文化對婦女或性別從來都是口惠而不實給。這種現象在每次（包括這次）的研討會的開幕儀式都要一再複製，這次亦不例外。

站在貴賓臺上致詞的男性學校主管或貴賓通常總會在致詞時推崇婦女／性別研究的同仁和研究室在沒錢沒人的情況下作了許多令人佩服的成果，可是每次致詞都令人失望地總是在此打住，沒有接下來的學校給予任何的承諾和表態支持。每次給人的感覺：這是一條單向的車道和交往——有去無回。有時不免懷疑，這是婦女研究室該採用的策略嗎？或者婦女研究室應該努力思考為何這種情形總是一再重覆。是不是站在貴賓台上的貴賓已經覺得反正不給錢都已作了許多事了，何必再給了呢？假如真是如此，也許我們應該嚴肅地重新檢討策略，至少應該提醒主事者這樣的思考邏輯

是不合時代潮流和管理經營理念。管理的原則在於有效監督和考核；對有效率者給予獎勵，對無效率者給予懲罰或裁撤，這樣才能確保資源最有效運用，發揮最高效率。這種情形在財政困難，各校必須自籌經費的情況尤其應該落實。人人各盡其責，才能確保制定的開放而不致於因循腐敗，資源成為既得利益團體的分贓。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在過去的十年，婦女／性別研究的幼苗在這很不利的環境下，採取這種自立救濟的方式竟也活過來了，而且好像還不致於活得太壞。當事者（不論男或女）總是能在不是很友善和有利的環境和條件下，

將有限的資源發揮到極限，動員和結合校園內外的入力、物力，不論在教學和研究的推動者作了不少的成績，也發揮了不少的實質效果，我們應向這群默默工作者致敬。當然能有這樣的成績和效果，不能只是歸功於學術工作者，婦運和婦女團體的崛起和蓬勃，不但是婦女／性別學術研究的泉源也是沃土，學術與運動可以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即使是兩者之間或有相斥相資的情形，亦有其互相刺激，批判自省的正面意義。臺灣的婦女運動界的學術研究者和女權運動者終於能夠言和，在過去漫長十年的路程，經過分裂和衝突終於有機會再復合，將會給婦女界的第二個十年帶來一個新的開始和美好的希望。果真如此，婦女／性別，1995將是一個多麼可愛和溫馨的回憶啊！

男性學者 曇花一現

（二）在這次的研討會還有另外一個令人感嘆的現象。猶記得十年前開始辦研討會時，參與者清一色是女性，偶有男性，大都是應邀擔任來賓、主講或評論。除此之外男性，不論學生或學者，甚少參加此類活動。然而在這十年中，曾幾何時，男性逐漸出現在婦女／性別相關議題的討論會。男性不但參與主持評論之外，更重要的參與開會和討論。尤其令人欣慰的是看到參與討論的男性逐漸由年輕學者擴展到在學的學生。這種情形不論是在上課時可以觀察到，在研討會和討論會亦可看到。然而，在這一片可喜的表象後面，也有令人難息之處。那就是，雖然男性參與人數是在增加，但參與者的面孔亦在改變，除了少數的例外之外，少有持續和累積。男性的參與常令人有蜻蜓點水或曇花一現的感覺。

（文接第27版）



▲婦女學術與女權運動者歷經分裂與衝突後，終於握手言和。

（圖／本報資料庫）

兩性
決明子

反觀女性的從業者，十年如當初者並不是少數，不論是對婦女議題的執著或對研究或教學立場的堅持大有人在。十年來，不但婦女研究在成長，從事婦女研究者本身亦在成長。假如仔細觀察，有心人不至難查覺台灣的婦女研究已逐漸從過去單純的研究婦女（add women and stir）到婦女立場的研究，而且這種用婦女／性別的眼睛來檢視社會制度與現象的範圍，也從傳統的角色

研究到批判分析與婦女、權力、身體權息息相關的性暴力和對社會政策與政治體制的批評。

記錄婦女 共同記憶

表面看來，婦女／性別研究和女性主義好像是當今的顯學，但實際上，不論在學術界和文化體系內，它仍然是個弱勢，是非主流，甚至不被承認（例如，在眾多學門中，國科會和教育部的學門分類中從未有此一個學門即可說明）。要在這樣不友善的環境中，要聲明宣誓自己是女

性主義或認同婦女研究，其實是需要相當的勇氣。這幾年，我曾親眼看到並體會到一些年輕學者在這幾年參與這個行列的改變：看著她們由避諱認同女權主義到大聲宣示，表明立場，不但在專業的學術領域如此，更能進而在生活領域中身體力行。因此，當我有機會目睹年輕學者破繭而出的蛻變時，那種感動是如此真實，所謂感同身受莫過於此吧！

婦女／性別研究追求一個立基於經驗，終結於實踐的知識體系，假如有機會將每一個參與者在自我成長的心路歷程和轉折的掙扎書寫下來，相信那會是一篇令人動容的記錄，也會是引爆婦女力的一個重要指南。當我們可以

開始書寫共同的記錄時，相信就是我們台灣婦女開創新文化的時機了。我期待這樣的一個時候的到來，也盼望清華的 WWW Homepage 能夠擔負這個工作，提供臺灣婦女／性別研究者一個創造共同記憶的 forum，讓這個夢想早日實現。

欣逢清華大學人文社會院「兩性與社會」研究室成立 WWW Homepage，謹以此文祝賀，希望婦女／性別研究者能夠以清華的 WWW Homepage 透過 WWW，讓臺灣的婦女／性別研究的第二個十年能更上一層樓，Let's make a new alliance through cyber technology. (文轉載自「烘焙姬 G-ZINE」)

開闢性別運動另類戰場

烘焙美妖姬

上線

文／李安妮

看

雜誌，不稀奇！上網路看雜誌，對許多人來說，可就是件新鮮事了！台灣

學

術網路第一份以討論性別議題為主的 WWW（全球資訊網路）網路雜誌，在歲末寒冬，趕在新舊年的交接典禮前，正式上線了。

這個由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創辦的網路文化雜誌，有個可愛的名字——「烘焙姬 G-ZINE」，「姬」是取 G（gender）的諧音，並和用來指稱每個 WWW 站首頁（Homepage）的有趣噱頭「烘焙雞」做區隔。作為關心「性別」（gender）議題的烘焙雞，「烘焙姬 G-ZINE」創刊的目的，是要探討由文化所建構的「性別」，究竟如何在影響、扭曲人們的世界觀和行為模式。

打開「烘焙姬」，立刻，妳／你就会被她炫目光鮮的色彩和活潑生動的影像所吸引，彷彿進入萬花筒中的花花世界，經常被貼上「激烈」、「嚴肅」、「不可親近」標籤的「女性主義」，在這裡，卻在大紅、鮮黃、藍、青紫點綴的背景襯托下，以饒富幽默性的親和形象出現，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不攻自破。

「以獨特的影像風格開創出性別論述空間」是「烘焙姬」最大的企圖之一，「性別論述」，通常不是用說的，就是用文字來表現，其實，漫畫、電影、攝影、美術、電腦繪圖、HyperText 創作……各式各樣的媒材，都可以表現女性主義的思想，「烘焙姬」計畫的主要執行者、兩性研究室助理冷蜀婉說，「WWW 這個新興媒體的特色，就在於其獨樹一格的視覺效果，因此得以經營傳統平面媒體的精緻美編及影像創作發表。」

在內容方面，除了細看生活中被忽略的角落的「姬眼晴」、介紹各地網路運動及關於性別議題的 WWW 站、BBS 站的「網路地下城」、重新解讀書籍的「姬書評」之外，「烘焙姬」還開闢了「影像縫紉機」的專區，運用攝影及電腦繪圖製作，呈現屬於女性的生活經驗和瘋狂幻想，本期收錄的「化妝的故事——讀讀別冊／秋冬彩妝篇」，就是冷蜀婉自己攝影、撰文，試圖討論女性與女性雜誌的關係、流行商品與自我認同的多種可能性的精彩創作。

在國際網路上辦雜誌，來自兩性研究室召集人傅大為的構想，曾與朋友創辦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島嶼邊緣》等好幾份刊物的傅大為說：「以前辦《新竹風》的地區性雜誌時，常覺得在印刷、發行等各方面都很難與以台北為中心的雜誌競爭，經營起來特別困難。相較而言，網路上的文字就比較沒有中心與邊緣的差別。另外，清大良好的電腦硬體設備，也是值得利用的資源。」於是，傳播速度快、範圍廣的國際資訊網路，就成了他從事性別研究、運動的另類戰場。

「女性應儘快介入媒體。」網路使用者質的改變，代表著網路「掌權者」的移轉，雖然目前的網路虛擬空間仍以理工科系的男生掛帥，但他認為網路使用者的結構並不是靜態的，「我們希望能和其他傳統的平面媒體，建立有效的合作關係，讓一些平日不常玩網路卻關心性別議題的讀者，也開始產生興趣，願意上網路來看。」不過，傅大為也提及：「在網路上對於性別議題表現活躍的份子，未必會參與其他領域的婦女運動。」如何成功地讓網路及傳統領域的資源、力量相互轉換、利用，將是性別、文化運動紛紛搬上網路後的一大挑戰。

台灣網路的使用者多半受過高等教育，社會階層也較高，在網路上辦文化雜誌，關心的領域及談論的議題是否會因此受到限制？

對於這個質疑，傅大為並不全然贊同，他以墨西哥工人利用網路向世界各地公開其抗爭過程的事情為例說明，其實低階層的人也可以利用高科技媒體的資源，「弱勢團體需要掌握這種新的邊緣戰鬥的工具」，這也是他對「烘焙姬 G-ZINE」的期待——「在網路上將相關「性別」的問題加以議題化」，「我們長期的計畫是，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 Server，提供空間給弱勢團體發行自己的刊物。」然而，如果不能打破目前網路資源集中在學院、研究單位的不公平分配，使用者「平民化」、「普遍化」的理想，恐怕仍難實現。

關於「烘焙姬」的未來，傅大為表示，短期內仍將以「電子雙月刊」的型態出現，至於是否能像許多國外相關性別議題的 WWW 站一樣，提供豐富的文獻資料、資訊，以及和其他大站的聯繫網，則尚未有充分的準備。解決資源缺乏的窘境，是當務之急，目前，製作小組的五位「義工」，全都是認同這份性別雜誌、願意自動付出心力的網路值「女」，所有美工設計、版面構成、照片、漫畫等工作全都自己包辦，省掉不少製作費，將來，則考慮以製作出來的成品，向一些基金會求援。

「烘焙姬」——一個色彩繽紛的性別論述空間，如同她目錄頁中身著運動衣，仰身高舉著腳的「美（妖）姬」一樣，就要大步跨出她的腳步！

網路文化雜誌

1

烘焙姬
G-ZINE

兩性
決明子

27



誰是愛滋高危險群？

▲圖為學生聲援愛滋系列活動廣告版。

文／張維（希望工作坊活動組組長）

十二月二十五日行政院衛生署公布台灣愛滋病毒感染者已經突破一千人大關，引起社會大眾的恐慌，由於大部分媒體普遍以第一千人是「牛郎」的作為報導，似乎愛滋病又離不開性氾濫的角色了。

其實，愛滋病在沒有解藥的情況下，感染人數是一定會加增無減。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估算，一千人是經由檢驗得知感染情形，但是台灣隱藏真實感染人數還有約一萬人以上，台灣愛滋疫情又一些些嚴重了。

就以感染情況來說，異性戀感染人數已經超過同性戀人數，女人感染愛滋病是男人感染的二十倍，愛滋病感染率越來越快，異性戀將是感染愛滋病毒最多的感染人數，寶貴將是其中的受害者。就愛滋病毒的特質而言，病毒不分男人、女人、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對病毒而言，只要你是人，如果你有危險性行為，你就有感染愛滋的可能。而教導大眾重視愛滋知識及安全性行為，建立才能有效阻止。

但我就是不曉得，為何衛生署對媒體陳述在未來的工作上是加強篩檢同性戀及性工作者為對象，而不是以宣導安全性行為為主要未來工作方針？加強愛滋病毒篩檢重於向社會大眾宣導安全性行為的觀念？加強篩檢這兩大族群，無疑是又告知社會大眾這是高危險群的族群，其他人不是高危險群，這是公然說謊的言辭！

台灣衛生署愛滋病宣傳文宣一直無法讓民間單位認同有二大原因：文句過於批判意味濃厚，以衛生署文宣八十二、八十四年「自作孽」字句最具代表性。隔離政策、誤導民眾以為同性戀、雙性戀、性工作者是散播愛滋病的病原體。

衛生署因循守舊的愛滋防治政策，於是希望台灣在同性戀族群中設置愛滋病毒篩檢站。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衛生署召開會議，希望民間愛滋防治單位協助推動（同性戀族群設置愛滋病毒篩檢站）？而同性戀團體對此事件有兩種聲音：1. 反對設置。為何只針對同性戀族群中設置？異性戀族群為何不設置？2. 無所謂。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份，周勵志精神科醫生在每個星期聚會的小北同志社坦承衛生署重視「愛滋篩檢」，宣導「如何實施安全性行為」不是衛生署關心的議題。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周勵志醫生未經過小北同志社的大多數人同意，就在小北同志社聚會時間，設置愛滋病毒篩檢站檢驗時間，引來當場聚會的人不滿，於是大多數人決定離開小北同志社。那表示衛生署已經與其達到某一些共識。

十二月二十五日報紙登出衛生署未來的工作是加強篩檢同性戀及性工作者。此政策已確定為衛生署的未來工作。

兩性
決
明
子

28

同志運動

添新力軍

——台灣同志社成立

文／李安妮

感染愛滋的人數令人遺憾地破了千，「台灣同志社」卻教人喜悅地因此間接地出生、茁長。

去年十二月，「一九九五國際愛滋被單展」才剛告尾聲，各大媒體即以驚動標題再度掀起人們對愛滋的恐懼記憶：「國內感染愛滋人數破千，實際人數超過一萬人」、「第一千位愛滋感染者是牛郎」……，而衛生署則不顧民間防治團體的建議和抗議，重蹈覆轍，決定將篩選重點放在愛滋代罪羔羊的性工作者和同性戀身上。

小北同志社，在精神科醫師周勵志的帶領下，原本在圈內相當小有名氣，人數也不少。但周醫師一個配合衛生署政策的決定——在團體聚會時間設置愛滋病毒篩檢站，卻引來強烈的反彈，有些同志並不認同他的做法，認為這個未經大家同意的計畫，嚴重地違反了同志的自主性，而且也加深了「愛滋=同志」的錯誤想法。離開，是他們表達抗議與不滿的選擇。

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九位同志再度齊聚一堂，這是離開小北同志社後的第二次聚會，這一天，他們決定要重組一個新的團體。

同志處男社、同志貞操社、野炊社、百合社、陽明街社、印新堂同志社、台灣同志社……，大家熱烈地討論著為自己命名的事，最後源自於國際愛滋被單特展時，一些同志在合作縫製的以小丑哭泣為主題的被單上簽署了「一群台灣同志」留言的「台灣同志社」（FORMOSA GAY GROUP），獲得大家的青睞，以高票當選這個新團體的名稱。

同志情誼是最重要的，台灣同志社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屬於同志的溫暖的「家」，讓其中的成員彼此間有親人般的關係，被選為幹部的張揚表示，「同志的生活，並非只是一般人所想像的狹隘的同性情慾，也不是只到 Bar、三溫暖就能夠獲得情感上的滿足，深刻的友誼以及像家族般的親密關係，都是同志所需要的」，也因此，他們決定未來半年內，儘量只以成員的朋友為吸納對象，暫時不要讓人數擴張得太快，以免造成團體看似龐大、但內部關係卻很疏離的情況。

在同志平權運動的路上留下步跡，是台灣同志社的自我期許。每個星期，他們都有固定的聚會，以聚餐、慶生、成長團體等各種輕鬆溫馨的方式，讓個人的經驗與觀念在

中相互交流；每月的專題座談，則是較「正經」的時刻，希望透過多樣的議題，探索台灣同志運動的各種可能性，同時建立出屬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同志歷史與經驗傳承。

這個月，他們打算邀請 INCA、「我們之間」、「酷兒會社」、「第三性文化工作

室」等同志團體的負責人，

一起來談談同志團體的組織經驗；下個

月的角色，則是走過台灣數十年「玻璃」滄桑的老 GAY，這些老前輩將為大家介紹台灣五、六〇年代的同志生活拾錦，希望透過代間的交流，讓同志的經驗能夠傳承下來，也能慢慢積累相關的歷史記錄；三月，香港著名的同志社團「十分之一」，也將帶著香江同志的訊息，來台赴台灣同志社的春天宴會……。

「我們都是不喜歡做計畫的人」，談到台灣同志社的未來走向，張揚笑著這麼回答，「世界上的計畫總是太多，事情卻做得太少。」未來的道路很寬闊，如何走？一切尚待摸索。

台灣同志社

聯絡地址：台北郵政
9之190信箱

聯絡電話：02 - 2570384

快樂的牛郎

希望的解方

——從台中牛郎俱樂部談起

文／孫窮理

欲

望是物質的，凡物質皆具可交換性。

× × ×

最近幾天，有一則頗為聳動的大新聞、突破大選的熱潮，成為巷議街談的好話題，那就是台中警方破獲了大規模的牛郎舞廳，在新聞的末了，主播總插上句警世的浩歎：「牛郎的出現，難道不是女人的責任嗎？」

這句令人聽了不得不發出微笑的箴言，其實並不陌生，只不過從前它是以「妓女的存在，難道不是男人的責任嗎？」這樣的形式出現。現在，角色錯置了過來，讓它聽起來更加地讓人注目了。

× × ×

資本主義的發展，成就了部分女性有較佳的經濟地位，從而改變了過去男婢女的模式，產生了女婢男的現象，這並不奇怪，它說明了「男主女從」這樣的關係，是被權力所決定的，一旦權力結構的物質基礎改變之後，男女的關係也將隨之改變。女性，成為色情交易中的消費者，正是女性情欲自主的出發，在身體上，女性，不再是被觀看、被使用的客體，一變而成為觀看與使用的主體。

而相反的，男性，在這邊也開始將自身轉化，男人的身體出現了，它是可欲、可消費的對象……

× × ×

傳統的性道德，總將性愛描述成靈與肉的結合，用一堆至美至善的符號去包裝它。因此，一旦性成為世俗的市場交易對象，便將成為是不可忍受的事情，無論東方或西方，妓女與妓院，便被指為污穢的「婊子」、「野雞」……這些詞語是對人最嚴重的污辱。

然而，當我們重新審視欲望與身體之時，將道德的枷鎖去除了，我們發現，欲望和身體回歸了它的原貌，它是物質的，它不是某種精神或藝術之類的東西，在人類社會中，凡物質都是可交換的，於是，你上市場買三斤豬肉，和上妓院去嫖一個女人，並不存在任何的差異性。房子可以出租，為什麼身體就不可以呢？情欲自主，是對抗性道德的戰鬥。嫖妓，便該被判定在性道德之外，它不是不道德的（當然，也不會是道德的，你不會說你上市場去買了三斤豬肉，好道德噢！）

× × ×

牛郎的出現，同時也具備了另一層涵義：男性解放！

天啊！你會說，男人都下海陪酒、陪宿了，他變得和性控制社會中的女人一樣了，怎麼還稱得上男性解放呢？

這就要從男女的性欲模式說起了，現有的性解放運動論述，都從女性作為性欲主體的立場出發，要顛覆「女從男主」的邏輯，女人做自己身體的主人，不再受性道德的束縛。可是，卻對於男性性欲與身體無法顧及。男性，總是主動的，那是不是說男性，就沒有性解放的空間呢？

我認為，在身體上，固然有「主體」性的一面，但，它同樣也是「客體」。男人的束縛，在於「主動性」，他們沒有注視自己身體，同時，讓他人注視，並且將這個身體當作「情欲客體」的習慣，更嚴重的是，他們甚至沒有這麼做的「合法性」！

×
× ×

除了生殖器之外，男人是遲鈍的。女人的身體，被視為禁忌、因為它處處都是可欲的，可欲，其實也就意味著，可欲是欲望釋放的所在，但是對男人，只有陰部被認為是禁忌，男性的性欲，便被集中到陰莖的快感之上，其實，對身體而言，性的快感，是無所不在的，你的全身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能是性器官，男性若是要完成這樣的完整的性欲，就必須從被動的性關係上著手。

「客體」的命運，是女性身體急欲擺脫的，而相對的，「成為客體」是男性必須學習的。我們要「玩」男人的女人，也要有被女人「玩」的男人。

其實，性欲的無限可能性，就在於「主」與「從」位置的變化上，過於強調人在「性」上的主動，將導致性欲「精神性」一面的過度彰顯，而忽略了「身體」的「物質性」，遺漏了當它成為「客體」時所可能達到的快感。

× × ×

我們需要好看的男人，不要只欣賞男人的智慧或成就，我們要注意他的身體，就如同我們過去對女人做的那樣。

從武則天的「面首」，到台中的牛郎俱樂部，說明了性欲模式隨物



質基礎轉變的現象，而更重要的是，從「主、從」位置的改變中，我們看見了兩性解放的希望。

（圖／本報資料室）

兩性
決明子

美術

王錦華

★許唐發《塑膠紀念館》

時間：1.12 - 2.4

地點：新樂園藝術空間 (02 - 7774118)

讀白：當愛情塞滿充氣娃娃，當俄羅斯一盒五十五元；我們的身體、我們的靈魂，在塑膠和塑膠之間，在一次撞擊和另一次撞擊之間，撕裂、破碎以及留下荒蕪的生活紀念。

★洪通逝世十年回顧展

時間：2.8 - 2.25

地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讀白：七〇年代引發一場不小的鄉土狂瀾的洪通，離開我們十年了。在炫爛繽紛的九〇年代重新回頭看洪通，經過「問神」、「通靈」等儀式終於答應公開展出數十幅洪通生前從未發表過的作品，大伙捧捧場、想一想、看一看，猜猜他是用「哈米碗糕」來做畫？(答案請密切注意破週報藝文版專題)

★國際版畫展

時間：至1.21

地點：台灣省立美術館

讀白：法國夏瑪利爾市現代美術館提供四十餘國七百八十件作品，有古今、還有使用凹版技法中難度頗高的「美柔汀」技法的版畫作品，趕快去看看波蘭、捷克、立陶宛、巴西……等國的特殊風格。

★鄭在冬、于彭、許雨仁、郭娟秋《人與土地四人繪畫聯展》

時間：至1.27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讀白：漢雅軒的四名愛畫大將，包括畫面迷濛茫然的鄭在冬、水墨氤氳的于彭、漢刻畫心靈風光的郭娟秋、狂亂壓抑的許雨仁，哀樂中年的心緒，青春狂熱為你去的生命詩歌。

★Chizu KODAMA (Gregory MOULINET)

時間：12.23 - 1.13

地點：伊通公園 (02 - 5077243)

★郭雅眉《穿越時空》

時間：1.6 - 1.28

地點：臻品藝術中心 (04 - 2275272)

讀白：十四年的靜修禪坐、十九年的陶藝創作，郭雅眉的陶藝在造型、釉色上超越時空限制，展現半浮塵的飛簷、古井、窗櫺。

★社區藝文活動企畫人才研習進階營

時間：1.5 - 1.7/1.12 - 1.14/1.19 - 1.21

地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東海大學/東海大學

對象：企業者/專業工作者/社區居民與團體
TEL: 04 - 6321456

★台灣同志社《淡水——遊見觀園》

時間：1.21 (日)

電話：02 - 2570384

讓與同志們一同踏青、散散心嗎？快被冬天的寒流悶壞了的同志，不妨與新成立的「台灣同志社」的朋友，相偕到淡水見觀園走一回，搞不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哩！

★台大婦女研究室《婦女與傳統醫療》

時間：1.26 (五) 12:30 - 14:30

地點：台大研究圖書館四樓

電話：02 - 3630197

醫療？傳統？醫療的傳統是否總是誤解女性？傳統醫療又如何貼近女人身體的需要？這裡不是醫院，想要「體己」的女性，卻可能挖到寶貴的秘訣！

★新女性聯合會《兩性教育研習會》

時間：1.16 (二) 8:30 - 16:40

地點：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

成淵國中男生集體性騷擾女學生的事件絕不會只是單一的社會事件！如何讓青少年知道如何保護自己，避免性騷擾或被性騷擾？別再痴痴地等教育主管的「姑婆」規畫，現在就參加研習營！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我們之間心心相印——女朋友作品1號》

時間：1.19 - 21 (晚 7:30、9:30)

地點：B - SIDE (愛國東路 71 號 B1)

愛搞怪的魏瑛娟每次匆匆回國都會發表一部可口小點心，讓大家吃好又吃巧，而當眾人還在開心咀嚼時她卻已在飛回紐約的飛機上了，聽說這次這部講女同志的作品要讓大家好好認識另一個魏瑛娟，對她上了癮的觀眾要小心了。

★河左岸《NEXT》

時間：1.24、25 (晚 8:30)

地點：B - SIDE

表演藝術

賴淑雅

★卡倫 & 比爾舞團

《愛人系列——彼此擁抱或者自我擁抱》

時間：1.31 - 2.1 (晚 8:30)

地點：B - SIDE

★一九九六年技術劇場實務研習班 (免費)

時間：1.20 - 6.13

地點：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報名：周凱劇場基金會 809 - 8450、809 - 8471

★極體劇團《災難》[幸福版]

時間：2.7、8 (晚 8:30)

地點：B - SIDE

★臨界點劇團《日蓮——喃喃自語的島》

時間：1.9 - 15 (7:40)

地點：臨界點 (北市民樂街 68 號 2 樓)

小劇場界最獨特的身體——小兒麻痺演員鄭志忠創作的劇本，由田啟元導演，鄭志忠、劉守曜共同演出，兩個極端對比的身體，在麵粉疙瘩的塗抹下扭曲、交纏、互持、蛻變，兩個生物體似鬼、似枯木磐石、蟲魚鳥獸的旅程是求證涅槃之途，極少的語言、極簡單的表演空間、極對比的身體、極冷又極熱的情緒……

性別

李安妮

電影

／ 萬蓓琳

★藝術電影院「地下社會」
導演伊瑪·庫斯托利卡一九九五年
獲坎城影展金棕櫚獎之作品。

他自一九八一年開始的
妳還記得娃娃鈴嗎？獲威
尼斯金獅獎首獎、八五年的
《爸爸出差時》獲坎城金棕
櫚獎、下一部作品《流浪者
之歌》獲坎城最佳導演獎，
客座哥倫比亞大學電影教授
期間拍攝的英語影片《亞利
桑納夢遊》獲九二年柏林影
展銀熊及特別評審團獎，第
五部《地下社會》再獲坎城
金棕櫚獎。

庫司托利卡目前應是唯一
拍五部劇情片，均獲世界三
大影展大獎肯定的導演。



★廢五金·現場演唱

時間：1.11（四）21:30 -- 23:30
地點：Boogie（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6817

★黃小琥·現場演唱

時間：1.11（四）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 Rave Party

時間：1.12（五）九點開始
地點：Yes 中山北路 6 段 238 - 1 號

★ Rave Party

時間：1.13（六）九點開始
地點：Secret PUB

★ Wow - cow · 現場演唱

時間：1.12（五）21:30 -- 23:30
地點：Boogie（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6817

★張雨生 · 現場演唱

時間：1.12（五）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刺客·現場演唱

時間：1.13（六）21:30 -- 23:30
地點：Boogie（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6817

★王柏森、MIT 樂團、陳健廷
· 現場演唱

時間：1.13（六）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Phil 與他的匿名樂團 · 現場演唱

時間：1.13（六）20:00 開始
地點：B-side（台北市愛國東 71 號 B1）

★另類音樂在台灣·座談晚會
（詳見本期內文報導）

主持人：于婷
主講人：林志堅、凌威、趙一豪（Sissey）、
袁永興、張育章
時間：1.14（日）19:00 開始
地點：B-side（台北市愛國東路 71 號 B1）

★羅莉·卡森（Lori Carson）·

新浪漫風情演唱會

時間：1.14（日）21:30 開始
地點：Live A Go Go（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民歌老歌·現場演唱

表演者：詹仁肱
時間：1.17（三）21:30 -- 23:30
地點：Boogie（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6817

★ MIT 樂團·現場演唱

時間：1.17（三）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孤島·現場演唱

時間：1.18（四）21:30 -- 23:30
地點：Boogie（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黃小琥·現場演唱

時間：1.18（四）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 Wow - cow · 現場演唱

時間：1.19（五）21:30 -- 23:30
地點：Boogie（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6817

★張雨生 · 現場演唱

時間：1.19（五）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刺客·現場演唱

時間：1.20（六）21:30 -- 23:30
地點：Boogie（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6817

★王柏森、MIT 樂團、陳健廷 · 現場演唱

時間：1.20（六）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狗毛、毛細孔 · 現場演唱

時間：1.21（日）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唐山出版社

（台大附近）

島內最地下的社會科學
及人文學科專業書庫

開學期間

大特價

歡迎光臨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333 巷 9 號地下樓

電話：(02) 363 - 3072

專
車
票

專
車
票



報
馬
仔

31

買維他麥熱杯 · 送茶葉蛋

15元

熱力無限 · 營養加倍



活動日期：元月 1 日至元月底止



維他麥



OK便利店